



刻登雷·萊克英 柴乾的亞吉喬

人的包麵他吃中愁憂在不永個那
 刻時的夜子磨消不永個那
 人的天明待等着泣哭
 !能全的帶上，啊你識認不他

德 哥

號月一十年九五

冊一說小 篇中附另
 著義敬王 人生陌個一

85

美
 為
 購
 於
 龍
 中
 小
 冊

蕉風月刊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號

目錄

文藝理論及批評

- 文學上的風格與人格.....兆 奇 (3)
新詩？新詩！新詩。.....白 珪 (4)

小說

- 賭徒.....陳建成 (6)
擺脫.....藍 影 (10)
婆媳之間.....蔡文甫 (12)
不打孩子的爸媽.....胡 鳴 (14)
巴士車站.....山 仔 (15)
我的芳隣們 (翻譯).....巫·安作 呂卓譯 (17)

散文

- 綠的默想.....季 薇 (20)
池塘.....宣建人 (21)
原野上的牧鈴.....淳 青 (22)

小品

- 減肥有感.....黃潤岳 (19)
午睡.....鳴 岡 (20)
談老.....謝冰瑩 (24)

新詩

- 「美」的攝影場.....羅 門 (9)
碼頭上的驪歌.....江聲華 (16)
遺言 (翻譯).....C.Rossetti作 萍君譯 (18)
懷念 (翻譯).....C.Rossetti作 萍君譯 (18)
文藝女神的淚.....郭漢宗 (23)
為選擇而來.....汪 洋 (23)
夜行人.....趙 素 (23)

另附中篇小說一冊

- 一個陌生人.....王敬義



挑繩戲 日本浮世繪

南方學院
SOUTH SULTAN
SOUTHERN COLLEGE

南方學院

正

來稿請寄下列地址：

④來稿如不刊用，一律負責退稿，但請附寄退稿郵票及信封。

⑤稿酬每千字五元至七元，來稿一經發表，當即奉具。

⑥來稿務請用稿紙直行抄寫清楚，並於稿件末尾寫明中英文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但發表時可用筆名。

⑦本刊對來稿有斟酌刪改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⑧本刊對來稿有斟酌刪改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⑨本刊完全公開，歡迎外稿。

稿約

⑩本刊為文學期刊，凡屬於文學範圍之各種作品，如文藝理論、文藝作品的分析與評介、對青年作者的寫作指導、創作的經驗介紹、小說、詩歌、小品、散文、劇本、遊記、隨筆等等，一概接受。

文學上的風格和人格

· 兆奇 ·

文學作品的風格，也就是作家的風格。風格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風格不是一種物質。根據修詞學的說法，歷來討論文章的人，常常都先要分辨文章的神理氣味，然後再來斷定它是屬於那一派——是豪傑派？還是寫實的派？是浪漫派？還是古典派？這在修辭學上，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主觀的文體。主觀的文體又可分為兩方面來講：第一，是靜而常存的；第二，是動而多變的。第一項所說的，是風格；第二項所說的，是與會。風格，是由於作家的個性和修養而形成的；與會，却產生於作家一時的感觸和衝動。所以，前者靜而常存，後者動而多變。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且先來談談風格。

形成風格的，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是作家的先天氣質，二是作家後天的修養；氣質和修養，是互相關切影響着的。古人所說的陽剛陰柔，可以說就是風格的形態。因為各人的性格不同，再加上各人的學養互異，所以，各人的文章風格也沒有辦法相同。不過，話要說回來，如果每一位作家的風格都是完全一樣的，那麼，文藝的園林裏，不是十分枯燥單調了嗎？由此可見，文藝創作，是重個性的，思想必須是沒有拘束的。藝術的尊嚴，萌芽於人性的尊嚴；作品風格的光彩，也就是人性尊嚴的光彩。不但是文學創作如此，其他一切所有的藝術（科學）創作，都是如此，自由研究，才能培養出豐富的花朵來。

要絕對嚴格的分別風格的種類，是相當困難的，因為風格是相當抽象的——它不是物質的，而是屬於精神的；它用手摸不到，用眼看不到，用鼻子嗅不到，只能用心靈去領會。

劉勰分析文章有八體，那就是：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和輕靡。曾國藩也說文有八美，那就是：雄、渾、直、怪、麗、茹、潔、適。

現在，我們綜合這兩位古文學家的說法，來談談作家的風格。

第一，先來談雄健：從字面上就可以知道，雄健是理直氣壯的意思，調鏗而詞高。有這種風格的作家，大多數是胸襟開闊，精力充沛，所以，寫出來的文章，顯得很雄健。像古文家裏的孟子、韓愈，古詩人的李白、杜甫，古詞家裏的蘇軾、辛棄疾，他們的作品都有雄健的美。而像岳飛的「滿江紅」詞，也屬這一類。

第二，說到富麗：在詩、詞、歌、賦和六朝的駢文以及小品裏，常常可見到富麗的風格。這一類作家，大多數是才氣縱橫，情感非常豐富，像古文家的枚乘、司馬相如，古詩人的溫庭筠、李商隱，古詞家的吳文英、周密，都屬於富麗的一派。

第三，是沉鬱：沉鬱是含蓄的意思，沉鬱的美，也就是含蓄的美。這一類作家，在鍊詞用句上，很有一番功夫，文章很耐看。像古文家裏的司馬遷、賈誼，古詩人裏的屈原、孟郊、杜甫，古詞家裏的周邦彥、王沂孫，都屬於沉鬱這一派。

第四，是詭曲：文章的格調沒有一定的規則，佈局結構非常奇特，這就是韓昌黎所說的「怪怪奇奇，不可時施」。有這種風格的作家，多數是思想突兀，想象力特別強，這也可以說是天份特別高。莊子的文章，是最好的例子。

第五，是正直：這是平易和通俗的意思，文筆流利，文句淺顯，雅俗共賞，一看就懂；這一類作家，思路清秀，心地坦率，長於敘事說理，而不太適宜於抒情。古文家班固和古詩人白居易，便是最好的代表。

第六，是清新：就是不拖泥帶水，乾淨利落，注重創造，注重新鮮，這樣的作家，心地開朗，聰明過人，所以，作品裏充滿了朝氣和秀氣。像柳宗元、王維、謝靈運、秦觀、張炎，他們的作品都有清新的美。

第七，是雋逸：是雅的意思，也是雋永的意思。詩品上說：「落落欲往，矯矯不羣」，就是指這種超塵出俗的氣概。古文家的莊子、陶潛，古詩人的孟浩然、鮑照，以及古詞家姜夔等人，都是屬於這一派。

第八，是平淡：平淡並不是枯燥，而是樸素。不單調、不粗俗、不平庸，而生動盎然，只有思想和感情爐火純青之後，才能產生這種風格；像這樣的作品，既不能完全仰仗着才氣，也不能在技巧上求工取巧。平淡中而有無限的韻味，「論語」應該是最好的代表作；古文家曾鞏和歐陽修，古詩人白居易和陶淵明，都屬平淡樸素的一型。

上面所說的，都是概括的例子。當然，文藝作品的風格，並不限於上面的八種。通常所說的文采，似乎也可以當作風格來講；任何一種風格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像一粒沙子掉進蚌壳裏一樣，必須經過很長久的時間，才能變成一粒珍珠。

作品的風格，和作家的人格，有着非常密切的血肉關係，所謂：「文如其人」；「風格即人」，真是一點也不假。嘴上所說的，筆下所寫的，和實際所做的，三位一體，不可分割，不然的話，便破壞了真善美。一種優美風格的培養，少不了十個大字，那就是：認真的做人，認真的寫作！

那麼，那一種風格好呢？各有各的長處。而且，欣賞和創作，等於是「一物的兩面，一而二，二而一，各有各的愛好，不必強求，也是勉強不來的。風格可以有相像的，但不可能勉強去完全相同，因為藝術重個性而貴於創造。如果不求創造，故步自封，便不會有進步了。

新詩 新詩 新詩

白
垚

的。「美的V形」的詩作大部份是清麗的，
到有美感，而且使人感覺到生命的偉大與時代的苦悶和掙扎。
有人說，這一派的新詩是與現實脫離關係的，是使人頹廢的。說這些話的人，一定是井底之蛙
，沒有看到整個詩的廣闊的天地就妄加批評。我請他們看看這本詩集內的幾首詩，說這些話的人，
就會感到自己的淺薄與無知了。
請看阮囊的「冰期」：

以及杜倫已怒不可遏

乃焚燒摘自碑碣的語錄

乃焚燒修辭學

今年六月份，蕉風發行了一本詩集「美的V形」
；今年九月份，蕉風又發行了一本詩集「郊遊」。前
後三個月，出版了兩本詩集，姑無論這兩本詩集是否
是成功的，但它們却很受讀者的歡迎；在提倡新詩和
鼓勵新詩創作上，蕉風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最少，它
介紹了一種新的詩體給讀者們，故也有人稱它為這是
「蕉風派」。組派分別不是一件值得稱頌的事，但
這被稱為「蕉風派」的詩，却有它的獨特風格。一個
人誠難拒絕一些時尚的引誘，當所有的人為星馬流行
的「口號詩」歡呼的時候，他們能保持冷靜、提醒讀
者，另創出一條詩的道路。這條路是尊重個體的發展
，由詩人們循自己的理想去創作，不喊無聊和衝動的
口號，不為某一種政治主義服務，使人覺得詩並不是
人政治的婢女，而是一個有它自己的尊嚴的主。
光是出版詩集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人對它分析和
批判，才會引起和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和水準，這才
會督促詩人們嚴肅和努力地創作。平日筆者和幾位星
馬的青年詩人如林北、李迎、羅曼、周煥、冷燕秋等
談到這個問題，都覺得批評新詩是目前一件必要的工作。

本來寫詩評，是一件不討好的事。最少，一些不
了解的人會不屑地說，你自己還不會寫詩，還去批評
別人的呢？不過，上兩期，凌冷先生已冒了大不韙，
去評「美的V形」；現在，我願意冒被人指為不自量
的危險，評一評蕉風九月份的「郊遊」。

「郊遊」和「美的V形」雖然在創作的形式上是
一樣的，他們都是自由地創作，並沒有被一些人為的
律調所束縛，但是，在風格上，這兩本詩集是不相同
的。詩作大部份是氣勢雄偉的。它不單是使人感

乃焚燒偽飾的傳記

這時代，活人已再難忍受死人的監禁

青年人已再難忍受老年人的監禁

誰敢說這是頹廢的詩呢？這些詩誰敢說會使

年青人不求上進呢？不！這首詩正勇敢地說出了
青年人的話！阮囊的詩作技巧是很高明的，他杜
撰出一個杜倫出來，代表年青的一代。阮囊的題
材是很廣泛的，而且處處都表現出一種年青人的
力。這首詩是反抗傳統的，無論在形式上和內容
上。前四行是寫青年人的反抗傳統的行動，因為
那些傳記，那些修辭學，那些碑碣上的語錄，都
是死去的東西。這些死去的東西，正和今日的一
些狂熱的口號一樣，使人喪失青年人本來的真和
善。後面兩句是點出來我們青年人被傳統束縛住
苦悶得要爆出來的心聲。阮囊在這首詩內一連運
用了許多新的名詞，這些名詞是舊的詩作所不敢
運用的。這是一首有雄偉風格的詩。
同風格的還有子燕的「狂潮」和柏雄的「緊
閉的心靈之窗」。

「狂潮」一詩，使人感到一種世紀末的情調
，物質的生活愈文明，人類的慾望也愈增大，而
一些精神所受的痛苦也愈深切。「狂潮」也頗能
表示出這種痛苦和激憤的呼號！請看：

二十世紀的原始動作猖狂
野獸的瘋狂叫嗥沉淪
真理之神遂被蒙上黑布
臉上的唾沫在昏暗裏徐乾
……
斷續的號角聲喚不醒被魔鬼收購了的靈魂
抓着蘆葦的飄浮者被捲於激流

多沉痛呵！一個生命力越旺盛的青年人，對
這種狂潮的感受也愈激烈。這種現實的襲擊，在
「緊閉的心靈之窗」內，也有不錯的刻劃：

四面是沙颶，酷寒，狂風的怒吼
瘋狂的侵襲時刻威脅我的生命
……

呵呵！一個失明者祇能日漸加深墳墓把自己
埋葬

二十世紀的文明却埋葬了文化、善良與寬容

是的，這是一個需要善良和寬容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愛心和希望的時代，鬥爭和仇恨已經太多了，流血和屠殺應該停止。難道這些詩不是有血有肉的吗？難道這些詩不是人類的呼聲嗎？爲什麼一定要肉麻地對一些英雄人物稱頌，爲什麼一定要口號地喊萬歲才算是「戰鬥」的詩呢？天地是有正氣的。這種正氣並不是一些淺薄的作品所能表現出來。所以，我們應該要求提高詩的創作水準，而讀者的感受力及欣賞力，亦應提高。不然，始終停留在一種感官的直覺上，對詩創作的前途來說，那真是一件危險的事。

生命不只是奮鬥的，而且是有希望的。生命需要我們寄予最大的信心。因爲，人生仍有許多美好的事情，讓我們去讚美欣賞。人生雖有黑暗、煩悶、痛苦、哭泣和失望的一面；但也有光明、暢快、幸福、歡笑和希望的一面。這些都是現實，我們不應該只注意到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它們對人生都是同等重要的。當失望時，希望會給我們以信心；當我們遭遇困難時，幸福和光明給我們一幅遠景。難道這人生不是值得讚美的嗎？我們正年青，雲可羅，風可馳。我記得有一次和幾位年青詩人在一起，平盾說過：「除了醜惡外，這時代還有很多美好的事，讓我們去愛這個時代吧！我們年青，我們有熱誠；詩可以使我們對人類增加美和愛心的。」現在請看一看端木的「郊遊」

越過山谷再爬上山崗，
喂！緊緊地跟着車鏈的輪迴
遠離了那四方城市的街道和小巷
我們就趕上那剛剛湧起的大陽

只有年青人才走在時代的前面，才能趕上剛湧起的太陽：那光明，那朝氣，是我們所需要的。

還有一首詩，是很清新可喜的，那是周牧的「六月」。這是一首很有馬來亞味道的詩，是用

象徵手法寫出的。

山竹的紫色，乳酪的雲，這些都是很容易使人想到六月的可愛。這首詩的第二段，是使人有一種解放的暢快感覺，覺得精神生活的美好，是一些物質生活所不能及的。我在這裏不字一句批評，希望讀者們自己能仔細領會。同樣地，用象徵手法寫的，尚有上官予的「雨」。「雨」一首詩內，全沒有一個字提及雨，但上官予用美如童話般的辭句將雨描寫出來了：像

「無數，亮的螺絲釘，俏達地舞蹈；」這是需要有豐富的想象力才能寫出來的詩句。詩是心靈的言語，這言語必須將現實的事，吸進心靈裏，再淨化，提煉，加以想像才能產生，正如蠶子吃了的桑葉，吐出美麗的柔絲一樣。所以，有人說：「詩是現實的感受加上想像創作出來的。」這句話沒有錯，而且一切藝術都是這樣創作出來的。

承廉的「沉船」，驟看之下，好像只是寫一艘沉了的船；但再看，就知道那是一顆寧靜了的心。雖然，稍稍帶一點自甘寂寞和脫離人世的感觉，但還不失其有深度，有意境，仍不失爲一首好詩。也許有人會說，這類的詩是缺乏主題意識的。我在這裏可以對主題這個問題作一點小討論，我們可以在中國的古詞中找到不少好的詩是沒有主題而有內容的，馬致遠的天淨紗：「古道西風瘦馬……」李後主的「小樓昨夜又東風……」甚至蘇東坡的「大江東去」和杜甫的「兵車行」，他們的詩中並沒有硬硬地塞上一個主題，他們的詩却是有內容的：主題和內容之不同的，主題是在於說明，內容是在於描述。最豐富的作

品是描述的，而不是說明的。
一個藝術創作者，最忌率有其他的意圖滲雜於自己的作品內。一首好的詩并不在乎它有什麼作用和主題；但你硬要把一些主題塞進去，其詩就無法令人卒讀。批評文學作品，亦是如此。譬如說紅樓夢本是一部描述大家庭的糾紛的小說，但却有一些人硬要把反清復明的事拉進去，這真太冤枉了文學了。當然，一部文學作品脫離不了

時代，但一部好的作品却是超越時代的。

至於「寂寞湖」、「小夜曲」、「微風」、「睡眠」、「一瞥」、「靜靜的夜」、「爲你」和「本事」等幾首，可歸入「情詩」一類。寫情詩已是一般初學寫詩者的必經之途。情詩最易寫，因爲有情感，而且年青人對異性的情感特別豐富，自然易寫，但却最難寫得好。因爲前人已寫了不少好的作品，很容易變成濫調。但我還是贊成初學寫作的人最初應該寫情詩，因爲這多少有點自己的成份在內。而且說到情感，青年人是虛偽不了的。

「超現實之夜」一詩，好像是「超現實」了一點。看這種詩是需要一種有關的專門知識，例如看這首詩，假若能熟悉一些現代藝術各大師的作品，就有趣和容易得多了。這便牽涉到隱晦與難懂的問題，也就是深度與水準的問題。假如我們對某些事物多接觸，我們對這方面的了解力自會增加，懂不懂只是一種時間問題。畢加索的畫，最初出現時，誰也莫名其妙。但數十年過去了，現在還有誰敢說他的畫不是藝術呢？而且大部份人都會看懂他的畫了。當然，我們對一些初學者或初讀這些詩的人未免有點苛求。可是，當他們的閱讀力增加後，他們便會心領神會。正如柴可夫斯基的一首交響樂，在一個不懂音樂的人聽來，是和幾個小孩亂彈亂奏無異；但當他稍微深鑽到古典音樂的圈子，他就會覺得是有所不同了。

我是不善於訴說出自己的意見的，尤其是對別人的意見。我記得現代美國大詩人艾略特被一位記者問了一個問題：「人家說你的詩是難懂的，你能解釋你兩首詩嗎？」他只笑着答道：「假如我說了，那麼，批評家該怎麼辦呢？」我在這裏的評述，也許會和詩作本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但我只是願意盡自己一點力量而已。

時代是進步的，詩是進步的，創作是進步的，閱讀的能力也應該是進步的，讓我們批評和祝福吧！

賭

徒



· 陳建成 ·

(一)

大林從賭館裏走出來，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唉！早知道就不再賭下去了，×令媽！」他右手捏緊拳頭，重重地敲了一下左手心，鬍鬚要敲去滿肚子的悔恨。

是的，他真是後悔極了。從剛入夜時起，他就擠在鬧哄哄的人羣裏，大賭「番攤」。先是次次都贏，到贏了有三十多塊時，正想「收手」回去，但不知碰了什麼鬼，一轉念再賭下去，手風開始逆轉，沒一次不輸，張「紅老虎」就這麼地給攤主「棍」去了。結果，他的袋裏連五分錢也不剩。

忽然，一陣風吹來，帶點寒氣，他雙手忙交叉在只穿薄背心的胸膛上，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低下頭來，走入黑暗的小巷裏。那小巷裏冷清清地，沒有一點聲息，只有他的脚步單調地衝破寂靜的氛圍。

大林沒精打采地走着，他覺得兩腳很沉重。好不容易才回到家，大林嘔了一口氣，踏進窄小的房間。

大林的妻子，這時正在桌邊縫衣，煤油燈昏黃微弱的光在她身上跳動。見他進來，略抬起頭，說：「又輸了吧？」從大林緊繃着的臉孔，她又料到了。

大林把疲乏的身子拋在生硬的板床上，老大不願意地哼了一聲。

「哼！老是賭！俗話說：『十賭九輸』，賭博是騙人的玩意，我看你還是少賭些好。」

「女人家懂什麼！」

「大林，你還是少賭些吧！」大林的妻子放下手裏的針綫，誠懇地說：「我們是窮苦人家，一日三餐有得吃就算好了，還指望發什麼財呢？況且，賭錢又不一定會贏，輸了生活不是成問題嗎？」這個只受過幾年教育的婦人，倒還明理。

「是，是，妳說的對！」大林望着屋頂，賭氣地說。

「好，好，你……」
「好啦，够了，我知道妳往下要說什麼。真討厭，說來說去老是那些

她好像在嘆息，又好像在咕噥什麼；他聽不清楚，因為他已陷入沉思。但他想的不是剛才輸錢的事——他是把它渾忘了。他在想：明天又審馬了，千字票可少不了買它幾塊錢。這千字期的到來，給他帶來多麼絢麗的希望啊！上次佛誕時，他會到「城隍爺」那兒去燒香，抽了一支籤；他還記得很清楚，黃紙上有這麼的幾個字：「勸君志心勤頂禮，作善蒼天降吉祥，成宮此卦福德前之象凡事大吉大利也。」嘿！凡事大吉大利，這麼說，千字票只怕不買，那怕不中，想到這裏，他兀自笑起來。

可是，他的笑容馬上斂起了。他想起了一個問題：那來的錢買千字，錢都輸光了。錢的問題可比什麼事都難解決！不，天無絕人之路，他想：「再過三四天就發薪水了，向誰先弄來幾塊錢就行了！」

於是，他睡過去，做他的發財夢去了。

(二)

在「軌隆軌空」的噪音中，大林站在輾棍車邊，心神不屬地工作着。他在想着錢的問題。

「喔，對了，何不向阿狗伯伯借？」想了一會後，他瞞着「甲巴拉」不在，停下工作，走向阿狗伯伯那兒。

「阿狗伯伯，近來手頭很緊，我……想向你借五塊錢……」

阿狗伯伯已有五十多歲了，沒有家室，獨自一人日子倒過得不錯，為人又慷慨，肯幫助朋友，所以，大林便決定向他開口。

阿狗伯伯聽說，笑了一笑，說：「借你不成問題，只怕你不作正當用途；又去賭了。」阿狗伯伯早就知道，大林是個好賭的人。

「沒賭，沒賭，是要買米的。你知道，我有家的不比你不比，開銷特別大，一到月尾，米缸就見底。」

大林接過阿狗伯伯遞來的五塊錢，臉上泛起一絲微笑。他想：「千字」有希望中了，現在，問題只在買什麼「字」。

「『甲巴拉』來了！」有人提醒他。

他猛的抬頭一看，「甲巴拉」凶凶的臉孔出現在門邊。他伸了一下舌頭，趕緊走向自己的車邊，繼續工作。

匆堆去到離廊不遠的收一千字」的缺明德那兒，押了兩塊錢亞平的數字；再把這數字倒轉一下，也押了兩塊錢。返廠路上，大林越想越覺得今晚有很大的把握得中，因為亞平的夢向來很「準」，上次亞平中了，也是夢到的字。况且，自己是有福的人，「城隍爺」籤上就說了。

等他跑到膠廠，輾棍車聲已鬧成一片。結果，給「甲巴拉」訓斥了一頓：「哼！大林，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遲到的話，可別怪我不客氣了！」

真是够令大林傷心，賽馬結果首獎後面三字是SSS，差了一字，希望就落空了。他不怪亞平的夢不「準」，不，相差一字，算是很準了。他也不怪「城隍爺」不靈。「他不是勸過自己『勤頂禮』？錯就錯在這兒：自己好久沒有執過香了，凡事也就不能大吉大利。」他想。

他帶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裏，一脚才踏進門檻，他的妻子就迎過來，苦着臉對他說：

「亞珠病了，早上你去上工後，她就發起燒來，我給她吃了涼茶，到現在還是很熱。」

亞珠是他們的女兒，今年才五歲。

「小孩子發點熱，睡睡覺就會好了。」大林漠然地說着，一邊脫下汗臭的上衣。

「她額上很燙熱呢，還不停地說着夢話，你去看看她吧！」

大林懶懶地走進房間，在床前停住，俯下身，用手按正在翻來覆去呻吟着的女兒的額頭，覺得果真燙熱，眉頭馬上皺起來。

「唉！又得花錢了。」他嘆了一聲。

他把袋裏的一塊錢掏出來，有點心痛的遞給妻子，吩咐她去買葯散。妻子出去了，他躺在床上，用手枕着頭，自言自語地叨唸：

「這一塊錢，用途可大了。如果亞珠這孩子不生病，那麼，那麼……」

是的，這一塊錢用途不小。上賭館一叫錢雖嫌少，但也可去附近巴刹裏，和那幾個沒事做的傢伙玩二三角的「三張」。骰子的紅毛灰地，紙已漲的「撲克」，一支白蠟燭，幾個「三星」樣子的傢伙，這一些也許人家看來不順眼；可是，只要幾毛錢本，就有可能贏來三五塊錢甚至十塊八塊了。以前有一次他就曾用三角錢，贏了十多塊。可惜因為貪贏多些，再賭下去，轉風轉壞，結果贏來的錢全部回到那幾個傢伙的袋裏。儘管如此，大林以為只要懂得看牌風，及時收手，贏錢是沒有問題的。

「唉！一塊錢就是十來塊了，要是亞珠不病，要是亞珠不病……」他叨唸着，竟有點惱自己的妻子。是那個糊塗的女人，顧着說鄰家長鄰家短，讓亞珠不曉事去淋雨，才使得她生起病來，害他平白花去一塊錢，真是！因此，當吃晚飯時妻子噲噲着柴米油鹽完了，欠什貨店的又死命的催

「沒有一天你不說我賭博壞事！妳自己呢，花錢有妳的份，不說別的，亞珠生病，還不是你不小心！」

她有點驚愕。「你說我不小心？大林，你太不體諒人家了。我們又不是只有一個孩子，一會兒這個要吃奶，一會兒那個又哭鬧；何況要煮飯洗衣——衣服又那麼多，洗完自己的，又要洗別人家的。」稍停，她又說：「你也真是，只管往外跑，家事稍微理一理也可以啊，比方說幫我一點忙，抱抱小寶。」

大林睜大了眼睛，高聲說：「我為你們在外做牛做馬還不够？」

「大林，不是我要說你不好，你賺來的錢賭博差不多就完了！這個家還不是我辛辛苦苦，替人家洗衣服的那幾十塊錢來維持！」

大林想，想，自覺理虧；但又不願就此認錯，搶白道：「妳對！妳對！」

「我們非弄個清楚不可。」她平心靜氣地說：「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喜歡賭博，你並沒有贏過多少錢，你把賺來的錢通通輸在千字票、麻將、三張上，你得到什麼呢？大林，你為什麼不把你的錢用在家裏，使我們生活過得如此……」

「妳說够了！」

「大林，你為什麼這樣固執，你聽我的話……」

「砰！」大林握着拳頭，在桌面擊了一下，碗碟跳着，湯匙在碗裏敲响。他粗暴地嚷：「妳給我閉咀！」

大林的妻潛然淚下，她的心有着無比的悲傷。她覺得這個家終有一天會毀掉，如果丈夫不回頭，仍迷戀着賭博。這樣，她的為這個家辛苦也就沒有意義了。她想着，終於由流淚而痛哭起來。

碗筷放在桌上，她索性倒在床上放懷的哭，想把滿腔無處發洩的怨艾哭掉。

大林也沒有心再吃飯了，坐在破藤椅上發呆。他回想妻子的話，彷彿句句都刺痛着自己的心。

「啊！我錯了。我對不起妻子，也對不起孩子。我為什麼要賭博呢？我把錢送給人家，却讓自己的妻子吃苦，從早做到晚，沒有一刻停息，我還要怪她，我對不起她了！」

他站起來，悔恨地用右拳敲打左手心，決然地衝進房間。

「珍，我錯了，我對不起妳……相信我的話，我不再賭博了！……」

她停止了哭，但仍將臉埋在床板上，抽動着肩膀。

他用手扶起她的肩膀，懇切地說：「珍，我不再賭博了，妳原諒我吧！」

微笑在她淚痕的臉上出現，她說：「這是真的嗎？……」

(三)

「這是真的嗎？」妻子這句帶點懷疑但有很大的高興成份的話在他耳邊又一次響起。他猶豫了，他停住腳。

「怎麼啦？快點吧！」和他同廠工作的老四，催促着說。

「不，我不能跟你去。我同我妻子說過，我以後不再賭博了。」

「哈哈！這不過是好聽話，值得你認真？」老四大笑起來。「這種話我自己也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我照做嗎？不！我常在錢輸光後，對我老母說，我不再賭了；可是，第二天，我就忘掉了！」

「不！」大林退了一步，「我和你不同。」

「來啦，這算是最後一次好了。讓我們以賭博來慶祝你的『戒賭』吧！」老四開玩笑似地說。

沒有回答。大林眼前彷彿出現了一幅圖畫：妻子苦着臉，手抱着面色蠟黃的女兒。家裏在等着他拿錢回去。他袋裏的錢，一個月的薪水，可解決這事！

可是，他聽到老四說：「去賭吧，你那裏知道一定會輸呢？」是的，也許，不，很有可能，他會贏，贏很多。忽然，紅紅綠綠的鈔票幌動在他眼前。瞧！它們在跳，在向他要手，好像說：「你過來吧，我們終究是屬於你的！」

多美麗、多誘人的鈔票呵！他走過去，他要把它們攬過來！

「到了，這間房子就是了。」他聽到老四的聲音，彷彿從噩夢中醒來，他發覺自己已不由自主地隨着老四來到一間破舊的房前。

大林隨老四敲門進去，去到一間昏暗的小房間裏，那裏面已有四個人圍着一張桌子在賭「三張」。

「我們也湊一脚吧！」老四回答那幾個人的招呼後，拉着大林在椅子上坐下。

夜色已在外面展開了，屋內更是黑暗。有人扭亮電燈，那二十支燭光有點昏黃的光照着一張張的臉孔。

他們下的注每人都是十塊二十塊，只有大林一人例外，他從那一疊鈔票中抽出一張「綠老虎」，放在自己前面的桌面上。那個身體臃腫的莊主派了牌，大林拿起自己的三張，手有點抖——連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是賭博的「老手」，手不可能抖。他知道，在一瞬之後，是腦中存有妻子和孩子的影子的原故。

可是，這情形不久就消失了，這是在桌面有了好幾張鈔票之後。現在，他的精神已能全部貫注在撲克牌上了。他的情緒隨着紙牌起波動，為輸而稍有點緊張，為贏而興奮。

時間在不知不覺中一分一秒地過去，大林賭得天昏地暗，他忘了一切，幾乎連自己也忘了……

大概前面已有不少鈔票後，大林做起莊來。第一次第二次都拿到九點

，掃光，他高興得手有點抖。可是，第三次以後情形就糟了，連輸幾次。他想不到，但到底還是硬着頭皮，繼續作莊。

半小時後，他的神袋翻出來了……

「不做了！」他把牌推到桌中間。

「我來！」老四說。他是贏了。

「完了！」大林絕望地在心裏說，站起來。「回去怎麼向珍交代呢？」

「不！我要贏回來！不然，珍將怎樣的傷心！」他突然坐下來，咬緊牙齦，脫下腕上的手錶，放在桌上。

「我押手錶！」他說。

「慢點，」老四說，「值多少？」

「四十塊。」

「嘿！那有這麼多？」老四拿手錶過去看。「三十五罷了，最多。」

「好吧！」

大林翻開第一張牌，是Q；第二張，是1；第三張……他翻牌的手指抖動着……是9！他高興得呼吸有點急促。

可是，老四的牌擺在他面前，三隻都是「公仔」！

他幾乎昏倒了。他勉強走出來，外面暢通的空氣使他清醒了些。但是，他的腦子立刻又紊亂了：「怎麼向她說呢？怎麼向她說呢？……」

回到家裏，他妻子問他到那裏去，他撒了謊，說他碰到一位外地來的朋友，在茶室裏談了半天；本想請他來家裏坐，但他趕着要回去了。問到新水，大林說還沒發，大概廠方有點事。這樣回答了妻子，他覺得很不妥，雖一時瞞過了她，但一兩天後她準會發覺呀！

妻子擔憂地說：「只願不要發生什麼事故。今天買米買菜的錢是向隔壁阿嬌借的，雜貨店不給賒了。還有亞珠的病，已吃了三包退熱散，還是熱得厲害，我得請醫生了。你的薪水又不今天拿，家裏可當的東西在你上次生病時都當光了。我的洗衣錢到大後天才够月，現在只有等你的薪水了。……」

聽到妻子提薪水，大林就心虛。他真不敢想像，以下的日子將怎樣渡過，他在罵着自己：

「真該死，我真不是人呀……說話不算話，我向珍說些什麼，我却做些什麼呀！……」

天色昏朦朧着，大林就給妻子推醒。她說：

「亞珠情形有點不好呢，還是想辦法找錢請醫生吧！」

「沒辦法呀！」他邊應着邊伸過手去，才一觸到亞珠額頭，他的手馬上縮回來，那麼燙，好像着火，他吃了一驚。

「去想辦法呀，難道你忍心讓她這樣受苦？」

沉默。

沉默。

沉默。

「美」的攝影場

羅門

除了美無他，一切都須轉化為美，然後為心靈而存在，美是心靈的內容，且亦是宇宙的……

當托斯卡利尼的指揮棒為你修剪人世的紊亂，
世界是美神的踏冰場；
樂聖，我的老管家，
你不在時，廳燈入夜仍暗着，院門深鎖，
心靈中的一切亂置不定，沒有方向，
從城區回來，慾望四奔的獸已傷及我，
裹在肉體裏的那隻玉器被壓碎似瓶，
醇液便如兩條溪流從深谷湧出，
你憐愛且親近我，
令使寂寞拭爭那面穿衣鏡，
讓我與宇宙又齊裝佇立鏡中，
一切回歸完整、單純與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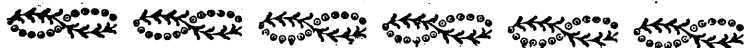
我慈心的乳娘啊！你透明的七色乳，
直使我童年的神采煥發，
在你聲音的維也納森林裏，
我生命不死的綠色流動着，
年華與季節被紮成花束，
遼闊的鋼琴的海面，
一排排提琴的地平線，
聳起的管樂器的灌木林，
將世界確立且擴充，幸福的島嶼羅列。
我沉入深海已攀到你放下的繩索，
感知生命在高處顫動；
掛在歲月斷窗裏如服飾的虛名不生腳，
你的手便日夜探入我體內去組織一切。

我的老管家！你的脚步走動在大廳裏，
空虛便受孕有物，
約旦河向天上流去，
田園的風光總是說着鄉土的方言，
每當我昏了頭從哲學家們言論的賽馬場走出，
被買賣世俗與格言的人羣包圍，
思想的多角鏡總顯不出路，反照出一片混沌，
在人們割着十字之日，
謊言仍打着笑張開的陽傘旅行，
恭維、勢利、良心被挖，人仍活着，
仍執住一本厚的道德論在走路，
我的感覺如被擊碎的玻璃板失去焦點，
你向我走來，把世界如一隻氣球塞給我，
使我常想起那洗禮過的童年，
那許多沒有顏色的長口哨的列車開在久遠裏，
困惱便在你聲音的齒輪下死去。
在你連年織紡着旋律的小閣樓中——
那「美」的攝影場，我裸露的靈魂，
在你聲音的感光片上造像，
以教堂、圖書館及近代文明作背景。

本詩獻給偉大的樂聖——貝多芬

「哦，有了！」大林的妻子好像找着救星，說：「當掉你的手錶吧！」
「不……我……」大林支吾着。
「你的手錶呢？」她看到丈夫腕上已沒有那除了沖涼時脫下，時刻都戴着手錶，她疑惑極了。
「珍……」他難過到了極點，他決定向她說出自己的過錯。「珍，我……其實，已取了薪水，可是，連同手錶，都……」
「都輸光了？啊！你……你對我說了什麼話呢？」她兀然的立起來。
「珍，我……」他伸過手去。
「你不要過來！你不是人！」她向後退了兩步。
他感到很痛苦，慢慢地走出房間。
他出了屋子，走在小巷上。他無目的地走着，腦海中思潮在沸騰。走了好久，忽然他堅決地說：「不！我還有機會，我要重新做人！」他跑起來，跑向阿狗伯的住處。阿狗伯的住處很遠，當他抵達時，已氣喘吁吁了，可是，當他從阿狗伯手裏，接過他要求借到的十塊錢後，他還是用跑，出盡力氣跑，跑向自己的家。

來到巷口，他幾乎和一個慌張地跑過來的男孩子撞個滿懷；那十多歲的孩子看了他一眼，嚷起來：「大林叔，我正要找你呢！」
大林急急地問他的小鄰居：「什麼事？」他意識到有什麼事發生了。
「你家亞珠……不行了！」
大林顯然慌了，把那孩子推在一邊，飛快的奔前去。
到了家，只見自己的妻子披頭散髮，用力緊抱住亞珠的身體，出力地狂嚷。
旁邊站着一位醫生和幾個鄰居。醫生是好心的鄰居看到亞珠病勢突然轉劇，每人出二三塊錢請來的，他攤開雙手對呆住的大林說：「這孩子的病是傷寒症，腸子裏發炎，所以身體發熱；初起時醫治是沒危險的，可是……現在……已太遲了……」
「是的，太遲了，太遲了……」大林呢喃着。他是始終呆住的，現在兩顆豆大的淚珠從眼眶冒出來，沿着他的臉頰流下。他把頭靠在板壁上，用微弱得幾乎沒有人聽得見的聲音嗚咽着說：
「只怪我，只怪我！我為什麼這樣的好賭呀！……」



回憶使她難堪。可是，為什麼不能說「回憶」給她帶來更大的勇氣與更多的希望呢？

擺

脫

影 藍

她拿着小學畢業時全體畢業生及全校老師合拍的照片，默默地注視着，縮地坐在一個角落的自己，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又沉湎於回想了。

過去十二年的學程：從小學到初中而至高中，雖然不算太長，但也不很短，這十二年的時間是怎樣的改變了她！她真從來就沒想到過十二年後的今天，自己能從那充滿自卑的小圈子裏跳出來，而進入更大的生活圈！

六年的小學生活，雖說是在天真無邪的情況下渡過，但在她的記憶裏，小學的生活是不快樂的。開學的頭一天，爲了放書包的地方，就和同坐的那位小朋友發生了爭執。從那時候起，她便經常受着那位小朋友的欺侮。「這真是一個壞的開始！」她常常這麼想，雖然她一點都不怪她童年的伙伴。她從小在鄉村長大，無論在言語行動上，都帶點土氣。常常因爲這點土氣，使她成了同學們嘲笑的对象。平時，除了嘲笑外，同學是很少注意到她的存在的。這一切，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既不敢告訴老師，也不願回家向母親或最疼愛的祖母訴苦；至多在最寂寞、最難堪的時候，她會自己躲在一角角落落暗暗地流淚。

學校的老師們都是那樣的嚴肅，上課時總是

帶着教鞭，緊緊地板着脸孔，同學們對他們敬而遠之。年青的女教師雖然較和氣些，但他們的注意力卻集中在那些平日愛說話、衣服惹人注目的同學身上，她是從來不被注意的。上課時，她靜靜地聽講。下課了，她不是躲在教室裏，就是在走廊上靠着一個柱子站着，默默地注視着同學們在操場上嬉戲。她從來不自動參加別人的遊戲，只有在同學們人數不夠時，她才會被他們拉了去玩。但這給她帶來的不是快樂，而是更多的煩惱，使她更敏銳地感到自己的低能。

學校在開課不久之後，就宣佈學生要穿校服上課了。不到幾天，班上幾個有錢的同學都穿起校服來了。她決定要母親給她做一套，所以，那天一放學，她便急急趕回家，連飯也不吃就找着母親說：「媽，我要做校服。」

「不！媽說：『不必這麼快，等人家都穿齊了你才穿！』」

「媽，人家寶寶、英英、秀秀她們今天都穿着上課了。」

「怎麼啦？我說不做就不做！」媽生氣了。「你怎麼能人家有錢人比，快去吃飯！」

媽走開了。她無可奈何地走到飯桌，含着眼淚地把飯嚥下。飯後，她靜靜地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不說話也不做功課。

第二天，她懶洋洋地回到家裏，竟意外地發現桌上放了一套校服：白衣黑裙，是多麼觸目！她跑過去，抓起來試穿在身上，「怎麼和英英她們的不一樣呢？」她有點疑惑，但她太快樂了，這懷疑只像閃電一般，馬上就給快樂的情緒所掩蓋了。她急切地盼望明天的到來，她開始幻想：明天，明天同學們看見我之後，她們會怎樣說呢？她們一定是圍着我，就像前天圍着英英她們一樣，她們也會說：「肖茹，你穿着校服真好看呢！」

第二天終於到了，她穿着這一套校服，像一隻小鳥似的，跳着上學校——她從來沒有這麼高興過。一跨進校門，就遠遠看見英英、寶寶、秀秀她們三個人，在球場上說話。她於是急急地走了

過去。面對着她的英英這時也看見她了，便低低和寶寶她們說了幾句話，她們都回過頭來看她，忽然，三個人一齊哈哈大笑起來。她像突然被澆了一盆冷水似的，下意識地加快了脚步，急急從她們身邊走過。「哈哈！真是沙籠裙子，又長又狹！」她聽見秀秀尖聲地說，接着又起了笑聲，她忍不住，拔腳就往教室跑。

她伏在自己的小桌上，難過得只想痛哭一場，但個強使她咬緊牙關，忍着要掉下來的眼淚。早上的興高采烈，現在都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她真後悔穿了校服來上課。「沙籠裙子，又狹又長！她撫着自己的裙子自言自語。「爲什麼媽媽不做寬一點呢？她不會做嗎？不，她說過，做一條寬裙子的布，就可以做兩條狹裙子了。」她明白媽媽的用意，第一次感到一錢一給她的痛苦。從此，她開始感到自己的一切都不如人家的好，她不敢再穿新衣上學校；死也不肯把祖母包好的點心帶到學校去吃；下着細雨的早上，她情願冒雨上學，也不願撐母親掛在牆上的那把舊式雨傘。她怕同學們瞪着她，更怕看到別人交頭接耳，怕聽到別人尖銳的笑聲，這些都使她極感地覺得別人在譏笑她呵！

日子就這樣暗淡地消失了。

這一年，她升上了四年級。四年來，她的功課都在中等以上，老師沒有特別爲難她，就是英英她們，也不像小時那麼無禮地對她了。她的信心已比過去強了好些，有機會，她也幫助一些同學解決一些功課上的難題。她常常想：只要她們不再看不起我就好了。

第一個學期很快就結束了。這個假期，學校每人派了一份包括國、英、算、常識四科的假期作業，規定開課後一星期交清，並規定以分數最高的前三名的作業貼堂作爲鼓勵。這一天，開學後的第二周，級任老師抱了一大疊假期作業進來了。當他唸着算術分數最高的前三名時，她竟然聽到自己的名字，全班第三。她高興極了，發抖了，手心在冒冷汗。

把作業發回給大家之後，老師開始解釋同學

在算術上所犯的錯誤。她把最高分數的玉心的簿子拿過來看，當她還沒看完時，老師已催着她們把貼堂的簿子交上去了。玉心叫她把她的一齊交上去，她匆匆忙忙地應了一聲就帶着簿子出去了。誰知老師發現玉心的簿子不在，於是要各人看看自己的封袋是不是有四本，她算了算自己的本子，對了，正好四本。她放心地放回去。老師問了好久，都沒有有人拿出來。「奇怪！」他說：「你們大家把封袋拿出來，我來查！」她把封袋裏面的本子都拿出來，預備讓老師查，誰知玉心的本子就在裏面！她嚇了一跳！怪了，那是怎麼回事呢？她回想剛才的情形。對了，一定是交時忘記把玉心的交上去，剛才檢查時她已算出來是四本了，卻一時沒想到自己只應該有三本！

怎麼辦呢？只好交出啦！她於是戰戰兢兢地對老師說：「先生，玉心的簿子在我這裏！」「什麼？」老師叫起來了，「在你那裏，為什麼剛才不拿出來！」老師生氣地瞪着她。「我……我不知道……」她急得哭起來了。「哼！顏告茹！妳不用說，年紀小小就這麼不誠實！哭，還哭什麼？妳也知道哭嗎？給我站出來！」

掛着滿臉的淚珠，她無可奈何地站了出去。「下一堂還給我站在那裏，不准回去！」老師餘怒未息地說着，就開始講書了。

她傷心地哭了，是羞恥、委曲，還是怨恨，她說不出，分不清楚。她不是存心要拿玉心的本子的，但她應怎樣說呢？本子的確在她那邊。「年紀小小，就這樣不誠實！」這是多麼難堪的話呵！她不知道同學將要用什麼眼光來看她。她已經傷心透了，好不容易的，一年一度的掙扎，才慢慢地從極端的自卑感中稍稍地抬起頭來，對自己，她才開始有了一點信心，這一來，可又什麼都完了。「不誠實的孩子」，「罰站」，這在她是多麼沉重的處罰呵！「爲什麼？爲什麼只有我一個要站堂？」她問自己，「爲什麼我不誠實？爲什麼？」她一次又一次地問着。「我比別人都壞！」這是她唯一可以給自己的答案！

她愈想愈難過，愈哭愈傷心。時間在她的飲泣中消逝，慢慢地，腳站酸了，聲音也啞了。「拍」的一聲，書從她手上掉下來，頓時，她只覺得前面有無數的黑頭在旋轉，身體輕飄飄的，她感到自己在往上昇，一切的難過、羞恨，不再纏着她了，一切都鬆弛了。開始她似乎還聽見遠遠地有人叫她的聲音，後來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醒來時，她已躺在自己的床上了，母親正在和她擦油，見她醒了，便急急地、關切地問她：「肖茹，你怎了？真把我嚇壞了，現在好點了嗎？」她茫然地望着母親，淒然地搖頭，晶瑩的眼淚又湧上眼角了。她一直病了好幾天，病中清醒的時候，她常常回想這回事，也就一次一次地把枕頭哭濕了一大塊。

病好了以後，她比以前更靜了。在學校裏，她常常一個人靜靜地坐着，一天也不和別人說一句話。別人的笑聲，她覺得刺耳。別人的交頭接耳，她感到是在說她。除了做功課，課餘的時間她全拿來讀書，圖書館裏的童話很快就給她看完了。沒有書看的時候，她會想得很多，想得很深。她想到自己，想到死，這些都不是一個十多歲的女孩子所應該有的。她消沉得怕人，也靜得怕人，對於一切的人，與其說她恨他們，不如說她怕他們！

家裏沒有人注意到她的改變，雖然母親發覺她比以前靜了許多，但她卻認爲這才不失女兒家的本色。祖母本來就愛她的，經過這一場病，祖母對她的飲食，更照料得無微不至了。但是，她需要的不是這種愛，而是心靈的安慰，心頭創傷的彌補。

歲月無聲無息地消逝了。三年後的她正是畢業生。因爲忙着準備小學的畢業會考，她漸漸地活潑起來。白天在學校和同學一同唸書，晚上又一齊上補習，一天到晚都在忙，使她很少有時間想到自己。和大家一齊的時候，她小心地避免有傷她自尊心的事情發生，一次一次的小意外，她居然也能平安地渡過。

會考終於過去了，畢業底脚步近了，正是驪

歌聲催的時候，離情別緒深深地壓着每顆單純的幼稚的心。然而，對於她，畢業卻不會引起多少的傷感。六年的小學生活，在她來說是長的。這些日子中，她有過希望，也失望過不止一次。現在，在這最後的一刻，她又有了希望。她並不留戀過去的生活，相反地，她卻急切地盼望着將來，憧憬着將來快樂的時光，雖然目前那份長縮的性格還伴着她。

初中換了學校，給她帶來了陌生。開始時，在班上她還是靜靜的。但她決心要在這以後的日子裏，使自已以後的生活有一個新的改變。第一年，她顯然沒有什麼進步。但第二年，她遇到了一位學生難忘的老師。靠了這位老師的鼓勵，她一步一步遠離自卑的圈子，雖然自卑還是常來打擾她，但她已不是一個整天不和人說一句話的女孩子了。她有勇氣面對她的困難，有信心去克服它。她開始慢慢地把自己的生活圈子擴大，和同學打成一片，雖然她做得還不够好，但一點一點的成功，都一點一點地加強了她的信心。

又是畢業班了。這一次，她主動地和班上一些成績較好的同學發起補習小組幫助其他同學預備會考，把老師說過的幾何定理給同學再度解釋，把所了解的代數原理告訴大家。她們這幾個人是忙透了，但她是快樂的。每晚，當所有的人都睡了，一個人靜悄悄的在燈下把功課趕完之後，她就會愉快地把一天所做的事寫在日記上。她會這麼寫過：「去吧自卑感！我們從此要分家了，再見！」

可是，正如她給一位朋友的信上所說的：煩惱像風中的黃葉，一片片的向她飄來。不幸的事又發生了。班上的一部份同學發起召開全班檢討會，她和其他幾位負責幫助同學補習的同學却受嚴厲的攻擊。她的過錯是驕傲、自私！她還能說什麼呢？也許她真的錯了，但她自問一直都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同學的。在學校，她還可以強忍着眼淚；但晚上一個人躺在床上時，她再也忍不住，淚水像簷頭的殘雨，一串一串地流滿雙頰。她比以前幾次更傷心，不但三年的努力付諸東流。

婆媳之間



金大媽從院中碎步跑進屋內，走向牆角的木櫃。她彎腰拉開櫃門，左手撐着膝蓋，右手伸入圓鼓形的黃瓦罐。她很快地抽出手來，伸直腰，猛拍櫃面的右角，高聲自語道：「怪啦！」

她明白地記得，早晨打開雞欄，有兩隻紅皮雞蛋，靜躺在地上，被她檢起放進罐內，現在怎會不見了呢？

向左橫跨一步，側轉頭朝門房的長桌上看去，那兒有熱水瓶、茶杯……還有一隻空的奶粉罐頭。她本想把雞蛋放進那空罐頭，後來改變主意才放入這瓦罐。這是千真萬確，毫無疑惑的事，爲什麼現在瓦罐却是空的？

金大媽很氣惱。今天是禮拜，兒子媳婦都不上班，她就到李太太家中打場小牌。平時她忙着管家，燒飯，難得有休息的機會；今天消遣了一個下午，回來就發現這件怪事；怎不使她生氣？

當然，她並不在乎這兩枚雞蛋；但她要拿蛋給李太太看，而李太太還在院中。李太太會說過，她買的這兩隻病雞永不會生蛋。經她悉心飼養，牠們生蛋了，而且生得那麼大，握在手裡沉甸甸的，又光又滑。如給李太太看了，定會使她驚奇得發楞，一下子就扳回以前失去的面子。可是，蛋呢？

金大媽又拍了櫃面一下，覺得再不能在李太太面前丟臉，便提高嗓門喊道：「玉芝！玉芝！」

玉芝是她的媳婦，這時在隔壁房內應着，沒有立刻走過來。她真感到奇怪，剛吃完晚飯，就躲在房內幹什麼？李太太來了，她也可以陪着客人談談哪！

房門的銅門一響，玉芝出來了。「媽，有什麼事？」

金大媽見媳婦正換完衣服，全身繃緊，像紮牢的粽子。玉芝雙手扯着白色窄皮帶，用力勒着腰，像要把自己細成兩截頭的葫蘆。

金大媽楞視着她，眼中露出責問的神氣，像是說，爲什麼要穿得這樣整齊，此刻天快黑了哩！

玉芝已懂得她目光的意思，接着笑笑說：「國華先去買票了，他要我和他去看——」

玉芝沒有說完這句話。金大媽知道，定是她的臉色洩露了自己的情感。她爲什麼不生氣呢？國華結婚才三個月，彷彿已把母親忘得一乾二淨，成日想的和講的祇是玉芝，玉芝……他剛丟開飯碗，筷子一推就向外跑。她還以爲他是去辦正事，誰知他却和玉芝去看——看什麼呢？看球賽？看電影……？

她才不願意管他們呢，隨他們去看什麼，她總不會和他們一道去。現在她只要查究這兩個蛋。

金大媽左手的食指指着敞開的櫃門，說：「雞蛋。你看到嗎？罐子裡

，就是對將來希望之火也熄滅了。人間竟是這麼殘酷，人情竟是這般澆薄，她真正地感到冷！

她想得更多，每天夜深人靜時，她常常陷在自我檢討、自我責備的苦境中。三年來，在學校宗教的薰陶之下，她感染了耶穌的博愛，她學會冷靜地壓制自己去原諒一切，寬容一切，以補贖自己的過錯。她祈禱天主給她勇氣，給她力量，但她究竟太軟弱，一想到過去所做的事，所得到的結果，她又委曲地哭了。

她終於離開了，帶着顆受傷的心，離開那曾經使她快樂過、培植過希望的、卻又使她最傷心的學校，既沒有眼淚，也沒有留戀。

現在換了學校又快三年了。這三年來，她又從頭做起。這次更難了，但還是做了。雖然她不能算是成功，可是，現在的她已經敢從現實中認清自己，能在同學中站起來說話；自卑感有時還會來打擾她，但已經不能傷害她了。這是一段相當長的自我掙扎呵，她是勝利呢還是失敗？

「擺脫，我終於擺脫了！」她揩乾眼淚，放下照片，輕輕地說。「回憶」使她難堪，但爲什麼不能說「回憶」給她帶來更大的勇氣和更多的希望呢？

(完)

的兩隻蛋？」

「沒有，」玉芝答，舉起手臂，兩手整理髮尾上的淺綠色的蝴蝶結。「我們中午吃的是牛肉，噢！還有泥鰍，沒有吃蛋。」

金大媽的目光在玉芝頭上很快地掠過。她實在看不慣這怪樣子。那算什麼呢？把頭髮胡亂地纏在一起，不長不短的纏在腦後，像老驢的尾巴。她真想不通國華居然會喜歡她，喜歡她這種怪打扮！

她有那一點可愛呢？窪臉心，獅子狗兒的鼻子，面上還有不少雀斑。可是，人們見了國華，都認爲他英俊、瀟灑。實在說，國華長得很「帥」，是可以討一個比他好點兒的老婆。本來，她並不贊成這件婚事，玉芝長得不好看，沒有福相，家庭環境也不好——總之，她沒有一點可以配得上國華。可是，她替國華抱不平有什麼用呢？國華愛她啊！婚後，他們像一

隻殼裡的兩粒花生米，彷彿是天生的一對。難道這就是現在年輕人所說的「愛情」嗎？這種愛情是多麼的沒有意思啊！

金大媽覺得國華的人太好了，一點都不像他爸爸，他爸爸從沒有像他這樣愛過他的母親。如果他爸爸還活在世上，他定要他學學兒子的樣兒。可惜現在遲了，他的爸已死去十年，留下國華和國傑給她。她覺得結婚以後的國華，離開她不知多少遠。國傑今年十二歲，等他長大，她也會失去他的。

那還早得很，她管不了那許多。她想，此刻必須把兩隻雞蛋的下落問清楚。

「我的意思是說，除了吃飯以外，」金大媽直視着玉芝的眼睛。「還有誰——？」

「沒有，誰都沒有拿過。」玉芝移動脚步，向房內走去。

金大媽冒了火。她爲什麼要急於回房？事情還沒講清楚就離開，太沒有禮貌了。她從門後拖過竹椅，猛力坐下。她的背碰着長桌，桌上的杯盤、罐頭，叮叮噹噹的響。

「可是，家中沒有旁人哪！」金大媽的嗓音很尖銳。「國傑是不會拿的。」

提到國傑，她有點不放心，但馬上就釋然了。國傑有時會偷偷摸摸的拿一點零用錢，從沒拿過家中的東西。她想，他不會拿走雞蛋的，蛋拿去有什麼用呢？

玉芝的右脚已踏進戶內，這時猛地縮回，凝視着她。「這樣說，難道是我——？」

玉芝停頓着沒有說下去，但她聽出玉芝的嗓音打抖。當然啊，一定是她偷吃了。她覺得玉芝應該坦白的承認，不要瞞瞞事實。那樣，她就不會再追究。做長輩的人，有時是需要一些雅量的。

「吃了沒有關係，」金大媽說，雙手一攤，然後握緊兩隻膝蓋。「只要說一聲就好了。」

「可是，可是……我並沒有看到，這是什麼話啊！」玉芝的眼淚滾下來，高跟鞋用力頓着水泥地，發出格格格的響聲。「爲什麼這樣不信任我？」她的嗓音也尖銳起來。

金大媽手扶着桌角，突然跳起，桌上的熱水瓶晃了一下。她本想把熱水瓶擱在地上，但立刻覺得損壞水瓶太心痛，而且也嫌小題大做。於是她伸手一摸，那空罐頭就骨碌碌地滾在玉芝的面前。

「這還得了！」金大媽啞着喉嚨嚷道：「家中東西不見了，我就不能過問？」

玉芝楞住。屋中霎時靜下來。接着她用雙手捧臉抽泣着。

金大媽突然感到一陣煩悶，心中像被什麼挺硬的東西塞緊。但她並不懊悔自己的行爲，她是有理由這樣做的；婆婆不能讓媳婦爬到自己的頭上

啊！

一陣風吹過，院中的芭蕉樹扭曲了一下。她聽到芭蕉葉刮着竹籬笆的「嗤嗤」聲。這時她忽然想起院中還有李太太在等着她，她怎麼一時就把李太太忘記了呢？

這時李太太已站在門口，斜着眼睛看着她們。「何必呢？」李太太說：「有話好慢慢的講。」

金大媽攔在前面，搶着告訴她理由。李太太聽完嘻嘻笑起來。「吵了半天，就是爲這麼一點兒事？太不值得了。」她拖着金大媽的臂膀向外走。「快到院子裏坐。」

她跟着李太太跨進院中時，心中感到很不舒服。因從李太太笑聲中，彷彿聽得出李太太在譏嘲自己的淺薄和器量狹小。她真後悔把這件事告訴李太太。人們都喜歡看別人家裏鬧出笑話的。

李太太開始勸說工作，用了許多忍耐、寬容……等名詞，金大媽都沒聽進去。她只希望李太太早點離開，讓她自己靜靜的想一想。忽然間，覺得李太太實在太噁人了。

院外有一陣孩子的嬉鬧聲，金大媽抬頭便見國傑跳進來。國傑停在李太太身後，擎起手中的銀白色玩具槍，喝道：「不要動！」

李太太急掉轉頭，手槍便發出「砰」的一響。

「你這孩子，嚇我一跳。」李太太擒住國傑，抓着他握手槍的右手，問：「你這支槍多少錢？」

「一塊——」

「真的？」李太太說：「我家小平買一塊二哩！」

「妳不要慌嘛，」國傑說：「一塊還要加二個雞蛋。」

「雞蛋？」金大媽跳起衝向國傑。「你爲什麼要偷拿家裏東西？」

國傑見母親的臉色不對，掙脫李太太的手向外逃去。

金大媽趕快避開李太太的目光；李太太正微笑地睜着她。她有深深地厭惡的感覺。那有什麼辦法呢？她只有接受她的譏嘲了。現在她僅希望玉芝不知道這回事。她掉頭向屋內看去，見玉芝大大的眼眶內全是眼白，正瞪着她。她赧然低下頭，心中却怪玉芝用這樣的神氣對着她。她認爲玉芝該走了，國華在外面等她，她如不去，不知國華要急成什麼樣子。爲了國華，她要催玉芝離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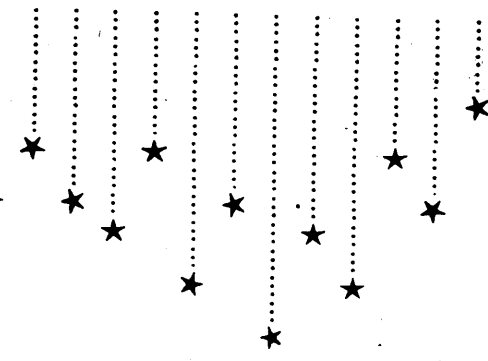
「時間不早了，」金大媽說：「妳還不快去？」

玉芝忙低頭看腕錶，匆促地跑進房內，抓着紫紅皮包出來，經過院中時，向她們點頭微笑。玉芝走出院門又回過頭來說：「媽要吃雞蛋，回家時我帶來。」

金大媽鼻頭一酸，眼淚急衝出來。她不願李太太看到她臉上顯露出感情上的弱點，故意指着玉芝扭動的背影說：「妳看，他是一個什麼怪樣子？」

不打孩子的爸媽

胡鳴



爸爸和媽媽都不贊成打孩子。每當媽媽生氣打我的時候，爸爸總是勸她說：「不要打他了，你曉得打是不會帮他改好的。」等爸爸生氣打我的時候，媽媽也會難過地說：「打他沒有意思的，要教他明白才好。」

今天一早起來，小鳥在窗外唱歌，溫暖的陽光照在身上，真叫人開心。我決心要好好過這一天，多幫爸爸媽媽的忙，叫他們更痛我。

早飯吃過，爸爸辦公去了，媽媽在洗衣服，我去找小甯玩，大家相安無事。小甯頂會做餅，所以，我歡喜同她玩。我們在門口陽台上堆好了泥，計劃今天要做十二個餅。

挖好了泥，該拿水了。媽媽說過陰溝裏的水不可以玩的，裏邊有虫會使人生病。所以，我叫小甯等着，拿了我的小罐子進去找媽媽要水。媽媽給我半罐水；半罐實在不够，但媽媽說够了，先用了再說。拿到陽台上，用了實在不够，拿了罐再去提水。

媽媽再給我半罐水，我要多一點，媽媽說多了要打翻的。可是，這半

罐水滲入泥土裏，仍舊不够，怎麼辦呢？只好再去拿一點水。

媽媽正好不在浴室裏，我從盆裏滿滿地裝了一罐水，這下一定够了，好不開心！可是，當我得意忘形地走回去的時候，一不小心，脚下絆了一交，把水都潑到客廳的地板上去了。媽媽聽到聲音，跑到客廳來了。我很想向着他的腿哀求，他卻摔開我管自走到後門去了。

我有的的是兩條腿，他跑我也會跑。到後面一看，原來爸爸要修雞房，那一箱木匠工具也拿出來了。我頂愛爸爸的那一套木匠工具，但他却不肯讓我拿，就是摸摸也不准許。

爸爸回來了，媽媽將早上的事告訴他，他還是說那句話：「不要再打他了，你曉得打他並不會帮他改好。」

爸爸下午不去辦公，我想他一定會跟我好好地玩的，記得他上次還同我一道玩彈子呢！媽媽常常說，爸爸像孩子似的天真。

爸爸看我老是跟着他，他預先聲明他下午很多事要做，叫我不耍搗亂。我也向他表示，我只要跟着看看，决不搗亂。我一本正經地抱

許我敲。修好了鋼琴，爸爸又修電風斗。他把它拆開了重裝，我想我也會拆的。我看見電線的插頭掉在地上，我曉得那是要插在牆腳裏一個洞裏的。我想我應該幫爸爸的忙，就過去把它插好。

要把插頭插進那個洞可不容易。媽媽在廚房，爸爸在專心做工，我不好去打攪他們，只好獨自努力。啊！到底給我插進去了。啊啊！爸爸忽然叫了起來，把風斗也丟在地上。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丟掉，那不是會丟壞的嗎？可是，爸爸不說他自己丟東西不對，卻狠狠地過來揪住我打了幾下。我哭了。我跑到廚房找媽媽，告訴她：「爸爸打我！」媽媽果然跑去為我申冤，問爸爸說：「你怎麼老是這樣沒有記性，打他有什麼用處，要教他明白才好。」

爸爸和媽媽都不贊成打孩子的，否則，我不知該挨多少打了。

下期中小篇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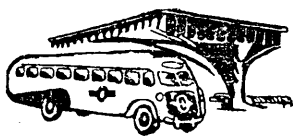
逆流

著岳潤黃

全書兩萬字
隨当期附送



巴士車站



在巴士車站上，我繞着見一位少女在等車。

我也在那裏等車。還有很多的人也在那裏等車。有光頂的印度商人，有年青的學生，有穿黃斜制服的公務人員，更有拖兒帶女到市場的女人。

無次，我都看她，很多很多的人也看她。

那禿頂的商人轉向她，又轉向路上，搖動着他的身軀。年青的學生就打雀的眼釘住她。

有一個亞飛，看見她，鼓起嘴唇，「噓——」

我看他一眼，她也看他一眼。

亞飛的口哨還未吹完，就轉過身去了。

她筆直的竚立着，一手拿書，望住路頭。

我注視着她，注視着她。思想插翼了，飛去了——

我覺得我清晰地看見我和她在路上走着，在公園走着。

忽然，我指着天邊：「妳的臉頰就像那些紅雲。」

她看了天邊一眼，也看了我一眼，然後低下了頭，嬌羞地笑了，露出一雙酒渦。

妳笑得很甜。

她似乎搖搖頭，身子也跟着搖搖：「我不知道。」

「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不要。」她的頭越低了。

突然——

我慌忙把衫衫衫，看路上來往的行人。

巴士車駛來了。一陣擁擠，她上了車，我跟着她上。

她喜歡坐在前面，我却喜歡坐在後面。因為我可以毫無阻礙的注視她。我愛看她頭髮上的波浪，我更愛看她臉頰的輪廓。

我的想像又飛翔了。我和她在一起，默默的，我看着她的眼睛，她也看着我的眼睛。只要能够和她在一起，我什麼都不要了。

我的心甜甜的。

「我要結識她。」我對自己說，「是，我要結識她。」

「怎樣呢？」我皺皺眉頭。

隨即又開朗了：「報上什麼什麼信箱不是說得很簡單嗎？」笑笑，說聲哈囉，就可以了嗎？」

可是，每一次在車站上等車的時候，我都沒有這樣做。我只是凝視着她，待她回轉頭來，我却又望開去。

「主動！主動！」我在心裏一直不停地對自己說。

不過，我看了她一眼，我又提不起勇氣。

我又在心內對自己說：「勇氣，勇氣！」

巴士車來了，又是一陣擁擠。我手拉住車沿，踏上車級。

猛回頭，她正跟在我後面。

我走下了梯級，默默的站在一邊。

她微微的一笑，向我點點頭，走上去了。

我可慌亂了，我也跟着她上去。售票員却一掌阻住我：「沒有位子了。」

於是我望着巴士車駛去，我望着她逝去。於是她還等在巴士車站上。……

又一次，她走過來了，向我點點頭，微微的一笑。

忽然的，我的心跳。

我：我也點點頭，我也笑笑。

「昨：昨天那：真不好意思：我：我該：」

我該說說你。

「沒：沒：沒：關係。」我低頭望着鞋尖。

沉默，沉默。

「主動吧！主動吧！」我在狠狠的罵自己。

「真是個好機會，勇敢點吧！」

我緩慢地抬起頭。

兩道視線接觸在一起了！

我的心跳得更急了。我可慌亂了。眼睛不知看何方。

幸虧巴士車來了，她上了車，我也上了車。

她坐下了，我也坐下了。她在女中落車了，我在該下車的地方落車了。

第二天，我們又在巴士車站上見面，又是笑笑，點點頭。

「妳：妳……我停住了，因她望着我——

那是一雙多晶亮的眼睛啊！」

我怔怔地望開了，左手擦着身邊。

終於我鼓起最大的勇氣，把話說完，因為現在我想後退也不能了：「可是：在女中讀書？」

「我壓制不了心跳，說得很不自然。」

「是的。」

又是一陣沉默。

「說呀！說呀！」我焦急地催促自己。

「可是說什麼呢，說什麼呢？」我更急了。

「你呢？」她注視着我。

我慌亂了，我避開她的視線，一時當喃喃地回答不出一句話來，只覺得臉在發燒，耳在發鳴……

沉默，可怕的沉默。

我又催自己：「說呀，說呀！你怎可以希望女的先開口呢？說呀，說呀……」

「說什麼呢？說什麼呢？」我又不由得這樣來問自己。

她疑問的望着我。

我對她苦笑一下。

她會心地對我一笑。

於是又都望開了。

我們天天都見面，在巴士車站上。我們每天總是笑笑和點點頭。

在車上，我又總是坐在後面，她坐在前面。我注視着她——死注視着她，她也有意無意地轉回頭來，我們的視線一接觸，我們又都伴作去看車頂。

有一次，我同她坐在一張位子上，她靠窗，我靠內。她坐得筆直筆直的。我的心兒也「的托」地响着。

「找話來說，找話來說！」我在心內不住地念，彷彿在念咒。

我轉頭向她，抖動着嘴唇，沒有說話，手也不由自主地放到嘴上。

「她爲什麼老望着窗外呢？窗外又有什麼好看呢？——無非是樹，是店屋，是藍天，還有白雲。」

我深深的感到她和我距離這麼地近，却又那麼地遠。這時我可以嗅到她的汗味，我更加知道她的裙角正掃着我的脚面。

到了女中了，我站起來，有點笨拙的。

她投我深意的一眼，然後走下車去。

我的心兒震盪了，我的腦筋亂了。

巴士車到了我應該下車的地方，我還不知道。我遲到了，被老師罵了一頓。

在黑板上，我看到她的影子；在白紙黑字上，我也看到她的影子。每逢轉眼在班上一溜，我的心總是突然的一躍；靜看時，原來只是我的女同學。

她的影子婀娜多姿的步入我的夢中。我夢見她的微笑，我夢見她的眸子。在夢中，我聽到我的話聲，我也聽到她的話聲。我是醉了，心兒在甜蜜中游泳。

忽然醒來，那陣惆悵呵，確是難受。

又是惆悵，這次可不是夢後。

她依舊等在巴士車站上，依舊立得筆直，依舊一手提書。

見了我，又是依舊淺淺一笑，却含了淡淡的哀愁。

碼頭上的驪歌

江聲華

靜靜揮手，碼頭上

這一刻是如此的惆悵

浪花飛濺低哦

海上的風，凝混着

幽幽的驪歌：：：

船解纜了

依依的揮手

沒說一句話

你無言地拋給我

笑的祝福一朵！

然後，離愁爬滿了我的圍子

意念的燈是暗暗的！

我想到——

十一月的故事，葉子正飄落

而海上：：：

船的桅杆樓滿海鳥

港是早已被遺忘的了

就是老水手的記憶

也被碧藍的浪濤沖淡了

然後，夜便來了

月井上，星出現

冰冷的甲板上

你在祈禱，啾啾

你迎風的姿彩

是這樣的美！

是這樣的美！

是這樣的美！

「妳爲什麼這樣悲哀？可有什麼心事？告訴我，告訴我！我要替妳解除它，我要替妳解除它！可是我不敢對她說，只是在心裏急烈的這樣反來覆去。」

我覺得我的心一陣陣劇痛。我貪婪地注視她，越注視，心兒越痛。

我幾次蠕動着唇，我幾次都無話說出。

噢！……我的心幾乎要哭了。

她上車了，她坐下了。這次她真的回轉頭來，我們的視線碰在一起——呵，多悲哀的雙眸！

——她這次沒有抬起眼睛去看車頂。

我的心亂了，不知看到那兒才好。

我下車時，還投了依依不捨的一瞥。

我的心忽然振了一下，我預料到惡兆似乎已經來了。

果然第二天，她不在車站了。巴士車來了，也去了，還見不到她的影子。

我在心中咒罵自己的無用，我回頭看那車站，彷彿她正筆直地站在那裏，手拿書。

然而，在巴士車站上，再見不到她了。

我的芳鄰們

作·安巫
譯卓呂

「我本來是窮光蛋，債務滿身的人，當然要給人過嘴。你如果是個富翁，是個生活富裕的人，那麼，你的大堆財產在那裏？你的金庫在那裏？給我看看啦！」這是巷尾傳來的女人聲音。

一間大屋被分隔成幾個房間，每間房裏有自用的廚房。臥房裏沒有電燈，自來水管沒有透進煮食間。租戶們只好點用煤油燈。習習的晚風從板壁上端的格子裏吹進來，把油燈吹得一明一滅。除那扇破門之外，風只能從這些格子裏吹進來。

這間華籍房東的所有租戶們，包括我在內，都是受薪階級；有的是苦力工人，有的當軍警，沒有一人有可觀的收入。

儘管他們都是生活於水深火熱中，不過，我看他們的房間裏，像是過得去的人家一樣，置滿了各種的傢俬：有枱凳，有佈置美觀的床，有梳粧檯，櫃裏整齊地疊着值錢的衣服。有的甚至還有發音响亮的收音機。我是新遷來的人。我的房子裏沒有什麼，只有一張床和兩個放衣服的衣服箱。這樣一來，在這許多芳鄰中，我無形中成了最窮困的人。

我聽過我的太太花蒂瑪的埋怨：

「你要等到幾時才打算置一些家具，和那些鄰居們一樣？有時給朋友們來到，看到這個樣子，你不會害羞嗎？」

我聽了默不作聲，心裏却在想：「我的花蒂瑪，已經患了一種新的疾病，妬嫉他人的富裕的疾病了。」

當我在這間房子裏住了一個月之後，慢慢地，慢慢地，我才發覺原來他們都是生活在虛偽的天地中。表面上，他們過着美滿幸福的生活；可是，實際上，他們盡在受苦，受着欠債的苦頭，而這種毛病又不是輕易可以剷除的。他們之中，有一些已經欠了一兩個月的房租，也有一些因為不能按期付款以致新買的物件被人取回去了。

我只用悠閒的態度去觀察這些人，同時趁機研究研究他們這種癡狂的生活方式。不過，無論我怎樣，太太依舊是要我買這個，買那個。她只用

她的眼睛去看他人表面上的優越，却不肯用心眼去透視一下他們幕後的實情。

「羅斯蘭，今天沒有去上工嗎？」奴赫哥，一位做工頭的隣人這樣問我。

「沒有，奴赫哥。每個禮拜天，我都是沒有做工的。」我溫和地回答他。

老實說，奴赫哥是最能使我發生好感的一位隣居。他是一個好脾氣的人，他的妻子美拉嫂也是這個樣子。他們兩夫婦都很愛惜我那個只有七個月的兒子柴納爾。當他們看見我的太太在廚房裏忙個不停的時候，他們常常把柴納爾抱到他們的房裏去。

這天中午吃過飯後，我到奴赫哥的房裏去聊天。奴赫哥正在埋頭對字的號碼。這是他唯一的缺點。他的房子比別人的大一點，傢俬也很齊備，還有一架發音微弱的小收音機。美拉嫂正在縫衣車前埋頭工作。奴赫哥打開話匣子說個不停。在縫衣車的杵杵聲中，不時可以聽到我們的歡笑。不久，花蒂瑪也抱着柴納爾過來了。

「談得真有味呀！」她還沒有來到便插了這麼一句。

我們的談話中止了一會。美拉嫂跑到門口，把柴納爾從他母親的懷抱中搶了過去。我們四人共一張桌坐下。

奴赫哥繼續打開他的話匣子。我們的談話比剛才更噪聒了。我一面喝着美拉嫂端出來的熱咖啡，一面注意到花蒂瑪的眼光盡在掃視房子的每個角落。她並非用耳朵去享受奴赫哥的話，而是用她的眼珠去欣賞房子的華麗的佈置。我見她不時在獨自微笑，大概她心裏正起着幻想吧！

要我去阻止太太的這一舉動，又覺得不好意思。我爲了打斷奴赫哥的話，便問他花了多少錢去買那隻大櫥。花蒂瑪含笑地翻過頭來看我。奴赫哥以爲我也要買一個那樣的櫥。他走去打開抽屜，取出一束貨單，一張一張地拿來細看。

「這個大櫥是柚木做的，要八十塊錢。」

「哎，真貴呀，美拉嫂。」我的太太驚叫道：「那個小的又要多少價錢呢？」她指着另一個角落問道。

「那個小的也是柚木的，四十塊錢。」奴赫哥答道。

道。

我們的談話突然中斷，因爲我們清楚地聽見外頭有人狂叫的聲音：「我本來就是窮光蛋，債務滿身的人，當然要給人過嘴。你如果是個富翁，是個生活富裕的人，那麼，你的大堆的財產在那裏？你的金庫在那裏？給我看看啦！」這是巷尾傳來的女人的聲音。

沒有聲音回答她，只有大堆的人擁上前去。大家都還不知道挨罵的人是誰。安彼，一個獨身的青年房客，從他的門房裏探出頭來，同時擦擦眼

睛。當他看見姆娜嬌站在那兒擰拳挑戰的樣子，他又把門關回去了。

尖銳的挑戰聲越來越近了。最後竟來到了美拉嫂的門口。

「出來，如果你是雌性的動物，出來啦！」姆娜嬌以半啞的聲音叫着。

美拉嫂嚇得面如土色，她雖然沒有做錯什麼，可是她竟怕得不敢出來看她的敵手。

「奴赫哥好聲好氣地說：『叔母，我們沒有說你，我們只是談別的事情。』」

「好了，好了！」姆娜嬌打斷他的話。「剛才我明明聽見你們說到買樹的事情，說什麼現款賒賬，便宜貴賤，我全聽見了。現在你却不承認了。」

「哦，叔母，你要是這麼說，那你是誤會了。是我問奴赫哥那個樹買了多少錢，我們沒有說到你的事情。」花蒂瑪幫了奴赫哥幾句。

「啊，你是新來的人，你不懂事。你不要擺出你的三星樣子。」姆娜嬌喝止她。

花蒂瑪靜下來了，我們全都靜下來了，只剩下姆娜嬌在狂叫。後來她看見沒有人和她頂嘴了，她才懷着戰勝的心情，回到自己的房裏去。

從剛才那個獨身青年安彼的口中，我才知道姆娜嬌是個神經過敏的人。她看見有人比她更安樂，她便要不甘心，要藉故和人家吵嘴。她房子裏的家具很多，不過全聽除賬買來的。由於到期還不起債，她那架縫衣車不久前才被店主拿回去了。

直到現在，我才知道蝦多鹽多，人多性格也多。我利用這次的機會，來勸告我的太太花蒂瑪：

「花蒂瑪，如果條件都要，可是手上沒有錢，那麼，你就學姆娜嬌的舉動好了。」我低聲地說，為的是怕給人聽見。

「別再說那個老婦女的名字了！」太太低聲地，可是又很生氣地說。

「咳，她聽不見，她的房間離我們很遠。」

「有電話呀！」

「電話？那兒？」我問。老實說，我還不明白她的意思。

太太住了嘴，臉紅紅的，只用手指向門外。我看見一個婦女從那兒經過。

「可是，那不是姆娜嬌呀！」我說。

「不錯，那不是她，不過她將來會把我們的話告訴姆娜嬌。」

我的心驚跳起來，不但在戰爭中有密探，連我們這渺小的社會圈子裏，也有人會當起挑撥離間的工具的。

對我來說，這些事情，正好成爲日後生活中的絕好經驗。在我們對姆娜嬌存有戒心的過程中，花蒂瑪對購買傢俬的幻想也逐漸消逝了。（譯自馬來亞月刊）

首 兩 詩 譯

遺言

當我死了，我的最親愛的，
別爲我唱着哀歌，
別把玫瑰種在我的墳上
也不要松柏遮陰；
我有綠草
陣雨和露珠，
假如使你惦念，同意她，
假如使你哀戚，忘掉她。

我將看不見影像，
我將無感於雨雷；
我將聽不到夜鶯
唱着，如訴哀傷！
夕陽從夢中經過
無起也無落
偶然我可能想到，

偶然我也許遺忘。

懷念

懷念我，當我離去的時候，
走向那遠遠的冥冥的地方；
當你不能再把我的手拉住，
我也不能要走又停的時候。
懷念我，當你再也不能天天
告訴我你打算的我們未來的計劃；
只因你懷念我，你該懂得
那時是來不及勸告或祈求的。
但你如能忘掉我一會兒
然後復記起，請不要悲哀；
因爲，如留下黑暗和迷信
我所留下的思想的遺痕
最好你還是遠遠地忘了而微笑
賽過你爲想念我而滿懷悲哀。

C. Rossetti 作

許君譯自 The Concise Treasury of great Poems

我的父親在壯年時是一個胖子，因此，大家都說他有福氣。我從小就聽慣了「發福」，更何況後來還背熟了「以財發身」呢！所以，我覺得：胖總是好的。

媽媽常常說：「吃得一定強，做得不會弱。」小時候，只要叫肚餓，媽媽便會弄東西給我吃。最簡便的是雞蛋炒飯。飯就是最好的食物。我們通常只問：「你吃飽飯沒有？」做主人的常常會說：「沒有菜，飯要吃飽。」因此，我們形成了一種觀念：「飯就是一切」。在我讀中學的時候，每餐要吃四碗飯；菜好一點的話，要吃五碗飯。在吃飯的時候，不准老是吃菜，因為菜是噁飯的。廣東人索性叫菜叫「噁飯」。

記得有一次我想買一瓶魚肝油，對媽媽說了一大堆維他命的好處。媽媽拿錢給我時說：「去買一瓶吧，只要你每餐多吃點飯就好了。我們從來沒有吃過甚麼維他命的。」我的姪女如今八歲了，好像精神不很好，不像一個活潑活潑的小孩，因為看起來沒有一點活力。我會對我弟弟說：「多給她吃一些維他命丸吧！」那知弟弟也是「吃飯至上」主義者。他認為只要多吃點飯，甚麼都可解決，最多是再吃點豬油。

俗語說：「油多不壞菜，禮多人不怪」。我自己下廚的時候，也拼命放油的時候多；可是，我的菜却不一定好吃。同時禮多便顯得假，也不見得受人歡迎。我記得從前

吃豬油拌熟飯，加上點醬油，真是美味無比。

飯吃得太多，人易疲倦；疲倦了的話，有閒空的人便可以睡覺。有錢的人多吃豬油猪肉，菜好口味好，飯便吃得更多。吃飽了不必工作，便去睡覺。如此一來，心曠體胖。胖的人便是有福氣的人，胖便是福。

十年來，我的體重從一百廿五磅，增到一百六十，一百七十，直逼一百八十大關時，我的內心總是「沾沾自喜」，我又發福了。這是從小就奠定了的觀念，牢不可破。

，又已「康復」。

太太有位朋友，富態而不臃腫，却偏要窈窕。找醫生打減肥針，醫生不肯。醫生叫她少吃點，自然會瘦。她每餐只吃碗半，不到三天就病倒了。在養病期間，牛油、麵包、餅乾之類，補它一番。病好了，體重又增加了，接着又開始節食減肥。肚餓了，吃朱克力和花生，慢慢地腰圍又開始在大。最後，我行我素，大吃大喝。身材雖不小減，至少不增大。她不再妄想了。營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許多西洋婦女，每頓只吃一小片乳酪、半

亞更不用說，飯都吃得相當的多。

不過到了真正胖了之後，飯的多少似乎並不會影響體重。兩年來，我每頓兩碗，體重有增無減。我知道體重過份會影響到我的健康，甚至會縮短我的壽命。我的確也想像瘦一點，但要瘦一點是多麼難啊！因此，我也不注意我的體重和飯量了。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而且睡多久。胖，胖不好嗎？總是有福氣的樣子。如果瘦呢？瘦自然更好，那便不會有高血压、心臟病。我的身高五呎四吋半，體重已是一百七十八磅了。朋友們也在開始關心我的體重，醫生自然更不在話下。我的血壓原低，如今已跳到正常了。有時候，心部感到有點壓着一般的不舒適。醫生還是這樣告訴我：「沒有病，只有減輕體重。」我的一位朋友，因為身體過重，而進去醫院住了一些時候。在醫院是餓肚子，出來之後醫生仍是要他餓肚子。我真擔心我會有一天不能「免於飢餓的自由」。

減肥有感

黃潤岳

近年來的醫藥雜誌，除了高呼痛症可怕之外，便在警告一般肥胖，甚麼「腰圍加一時，壽命減三年」之類的口號，叫得一片響。我常頭痛時去找醫生，醫生說：「你沒有毛病，最好瘦一點。」當我在磅秤上一站，果真瘦了一點的時候，我會高興的喊出來：「呀！我輕了三磅了。」但是，講完這句話之後，我的內心，似有「如有所失」之感。我減福了。到了吃飯的時候，我自然會發覺自己的肚子很餓，吃不飽。於是又來一週全頭：飯總是要吃飽的。不到三個星期，我的體重

粒蘋果和一些維他命丸。而美國的食品廣告，已在誇張只有蛋白質而沒有脂肪了。但在我們東方國家，有多少人想在菜裏面多加一點油，也會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東方人的營養，往往比不上西洋人，尤其是吃米的民族。因為我們把米當作主食，於是加一點鹹魚、辣椒或咖哩，一頓飯就吃得飽飽的了。有錢的人，講究口味，弄些魚翅燕窩之類，那對於身體不僅無益，對於脾胃反倒有害。老一輩的人，從沒有發過營養不營養的問題。有時候，認為雞牛奶也是浪費。在馬來

我的心目中，正漸漸地消失。我開始減肥了，每餐只吃一碗飯。是痛苦呢？是快樂呢？

綠的默想



我悠然躺在美麗的天自然懷抱中，啊！藍天、白雲、碧草、微風……使我感到跟着白雲飄到遙遠無際的天邊；我完全忘記我還存在這個世界上。

上面是巴哈的名作「靜美的田園」中的一段，描寫大自然的美，把整個心靈都投進了透明的夢境之中。輕輕閉上雙眼，想像着日光豔麗的田園和原野，有竹籬茅舍，有繁花如錦；看炊烟處處，聽雞犬相聞。茂林深處，粉蝶翩翩，蜜蜂嗡嗡……一片肅穆與寧靜。

當抒情的女高音唱到這裏的時候，每一顆聽眾的心，都像長了一雙透明如蟬翼的翅膀，緊跟着一旋律一節奏起舞飛翔。

也沉醉於國樂「春江花月夜」中，那一片輕捷活潑而多變的美境——聽快槳撥動清流夜行，一個浪花緊接着一個浪花，和月光凝結成一團跳抖的銀色；船篷擦着春柳，輕輕滑過，兩岸落英如雨，而一江春水滔滔東去，使人驚覺時光的流逝。那快指疾絃模擬出來的春潮拍岸聲，好像在警告：趁年青有為，抓紧每一刻有用的時光，放棹中流，力爭上游！

音樂，洗滌疲勞，陶冶性情，振奮精神的力量太偉大了。而沉思，却是無聲的音樂，但音節井然；每一個沉默的音符，都像一朵充滿着生機的花蕾，孕育着一股青春力——怡悅寧靜而蓬勃。當心緒煩亂的時候，在水邊在樹下小坐片刻，或者索性躺下來，草地當床，藍天當帳，再把陽光當作輕暖的毯子；這樣，起伏的心潮，自然而然逐漸緩和，終於波平如鏡，晶澈空明，照見了真理的影子。

懷着火似的情緒做人，年齡已經跨出了三十歲的門檻，回過頭來看一看往事前塵，的確非常慚愧。時光不會倒流，在逝去的歲月裏，自己已經成就了一些什麼？為人羣服了多少勞？靜下心來，尋找一片水影和樹蔭，小坐思過；尋找一個半拍的休止符，讓急遽的生命之樂章，稍稍片刻，使有餘裕檢討一下過去的指法錯亂在什麼地方，以便嚴格的修正，然後再努力而正確的彈奏下去！

「常常到幽靜的地方去，可以誘致透關的思維，而經常保持正確的觀點。作一番沉思，正像一個在人潮中擠來擠去而得不到出路的人，爬到南門上俯瞰整個人羣的趨勢，然後下來再朝着正確的方向走。」（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士語）。沉思，並不是逃避現實，專一而深入的沉思，也決不是息交絕遊而遺世獨立；是使心力穩健，生命力昂揚，是心靈的重裝整備，是為未來更艱辛的工作秣馬厲兵。

驚俄說得好：「人在沉思的時候，並不是偷閑，有看得見的勞形，有看不見的勞心。」這句話又是多麼淺顯而深刻。

讚美羅丹刻刀下不朽的「思想者」，那沉默的巨人，身體多麼魁偉，粗壯的腿和臂，每一塊肌肉凸起，閃耀着韌性和力的光彩；寬闊的腦蓋包含着寬闊的智慧，他把大額角托在厚大的手掌上；一顆跳躍的心，却關在大肋骨做成的籠子裏。他半斜着身子坐在那裏，不知在思索些什麼？現在好像要站起來了，然而，仍然坐着，他是何等肅靜。

嚮往於維也納古森林中的鳥鳴和鐘聲，大概是黎明的晨禱剛完畢，林中晨光初透，細碎的鳥聲和鐘聲的餘韻，促人振奮；新鮮清涼的空氣，混合着樹木花草的香氣，淨化了早晨的寧靜。幾縷薄霧似輕紗，圍繞着那教堂的鐘樓，教

徒們應該在胸前畫完十字了吧？而我也畫了一個「座標」，象徵生命意義和過程的「座標」：X軸和Y軸垂直相交，從交點向四面伸出的直線，構成了四個象限，那就是：過去、現在、將來和無窮大的永恆——我們追求的最終點，是不朽的至真至美和至善。過去現在和將來，不過只是短暫的過門，而永恆，却是由許多短暫的片段溶織起來的。如果以「力學」裏的積存原理來說，青年時期正是人生的支點，如果沒有支點，那麼力點和重點又在那裏呢？如果以「光學」的光譜來說，紅橙黃綠青藍紫七色，青年時期正是綠色，而且是在七色的正中間，綠色象徵蓬勃的生機和活力；少壯有為，是人生真正的開始。

我生平最討厭午睡，相信有許多人與我有同感。

「為什麼你不午睡？」

我問房東太太。「我不喜歡。」她簡單地回答。

「為什麼？」

「睡午覺起來會感覺頭痛，難受極了！」她繃着眉頭向我解釋。

「一點不錯，我也和你一樣，哈哈！我找到同志了！」

於是，我們笑做一團。

據說睡

認不清，我感到悲哀、失望，我想我的眼睛快要報廢了！

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眼睛，這所謂靈魂之窗，怎麼可以模糊呢？我寧可將來耳朶聾了，頭髮白了，牙齒掉光都不要緊，只千萬不要瞎眼睛。

其實，如果真的瞎了眼睛也沒有關係，愛倫凱不是又聾又瞎嗎？她還是個舉世聞名的教育家呢！這麼一想，我又釋然了。

今天，這的確是我最值得紀念的一天，我在床上，休息了大約有四十來分鐘，看完了三篇短篇小說，照例睡不

在河邊熬坐，從日落到黃昏。五彩的晚霞抹着樹梢，倒映在澄碧的水裏，那泳動的影子多麼美。月亮出來了，銀藍的光輝沐浴着水上的睡蓮；白的、淡黃的、深緋的花瓣兒，在輕輕地搖動不已；這時，水面並沒有一絲兒風，據生物學的說法，花瓣的顫抖，是生命擴張的現象。一枝睡蓮，也正和一個人一樣，有血管脈絡細胞羣，生命構成的原理相同，而擴張活動都是爲了成熟。不過，最重要的，生命的成熟，並非完全只爲了自己。

睡蓮吸收了養料日光和水，經過過濾和消化，才使花兒開得更鮮豔；然後，睡蓮便以鮮豔之美，去報答供給它養料的大自然——使大自然更美。

我想：自己也像一枝睡蓮，壯大我的、充實我的，是友情的日光空氣和水，爲了報答這一份好意，不但應該珍惜它，而且應該努力的開出花來，雖然，這花未必豐碩，也未必鮮豔。

池塘

宣建人

在綠草如茵的河邊，河水也被淡淡的染綠了。感謝水上的睡蓮，給我這麼多啓示。

家門口那橢圓形的池塘太可愛了：滿池清水，明淨得如聖處女的眸子。每當朝曦晞霞落在池上，我愛佇立於池畔欣賞它優美的神姿。它本來是通往揚子江的活流，不知被誰築了堤壩堵住了；但它又是灌溉圩田的乳汁，涵洞却成了它的活基；它成了止水，養編魚了、鮑魚、鱧魚、鯉魚……在夏初，在秋末，朝霧籠罩了池塘，水面浮着許多魚嘴，偶一驚動，魚羣嘩

的一響，沉下水底。我大有一祇看見魚兒在水裡打花，又無網來又無叉！——既喜歡又悵悵。

幼小時，我喜歡用花紙摺成一些小船，放在水面飄流。那小船載滿我的愉悅，而我只好是那船上的舵手，讓它飄向天涯，尋覓我的理想。

母親怕我愛頑水出危險。當我六歲的時候，就送我到一私塾——開蒙，那位楊二先生嚴肅得怕死人。然而，我還是偷去頑水，或是溜逃到田野跳上水車肩水，樂得忘記了母親的叮嚀。

少年時，我和小伙伴們在堤岸上對着池塘賭誰甩石子最遠。在「冬冬」的單純的聲音裡，驚得魚兒的銀色發光體躍出水面，掀起巨大的水花。

在春天，池塘邊的垂楊的枝條，如少女富於誘惑力的秀髮，隨風飄揚；那剪尾的燕子最多情，雙雙的在枝柯間穿梭的追逐嬉戲，唱呢呢喃喃的情歌。

我愛坐在池塘邊柳樹下，抓一根釣竿，繫上絲線，掛上釣餌，扔下水去，讓貪吃的魚兒中計：把鉤子吞下去，吐不出來了拚命的掙扎，把浮子拉到水底去。我此刻歡樂的心情，勝過嘴裡吃魚的美味。「吃魚沒有釣魚歡。」萬一無魚上鉤，儘管心裡很着急，就如那些爭名奪利的庸俗份子，急盼名利到手，但我却學會了裝得怡然自得的悠閒情調。

池塘邊最有趣的情景，莫若朝陽剛落在水上，霧縷縷的飄散，兩隻愛潔的烏鴉站在池邊洗滌塵埃，好像決心要把黑色的羽毛洗成潔白，它忘了我任它身後，隨時可以捕捉它的。

當北風凍紅了鼻頭，池塘的水凝結成厚厚的冰，我和小伙伴們在冰上躡來滑去。穿棉袍子太笨重，又不靈活，於是，我把棉衣脫下來，熬着冷，那樣身子輕巧多了，呼嘯着，歡笑着，才叫有趣。正在這當兒，親怕我受涼，喚我回去。

睡

——岡

午覺有許多好處，先不講那些延年益壽的大道理，單就休息半小時、一點鐘可以恢復疲勞這一點，應該獲得多數人同意的；但我却例外。自從我被強迫睡午覺以來，從來沒有舒服地閉過眼睛。起初，我總是把當天的報紙和新的雜誌，躺在牀上看，一直看到眼睛發澀，眼皮自動地閉下來了，才放下書報，希望做一個好夢；誰知道幾分鐘之後，我忽然清醒了，眼睛又睜得大大的；然而奇怪，我的視線模糊了，連四號字都

着，我爬起來改作文；突然，我的眼睛彷彿蒙上了一層薄霧，那些方格子裏的字，像無數的小黑點，一個也認不出來。我用手帕把眼鏡擦了又擦，又將濕手巾把眼睛洗了又洗，仍然看不清楚。

什麼原因？難道有鬼！

我在自言自語。自動地把眼睛大約閉了五六分鐘，睜開來，仍然是模糊一片，我把責任推到午睡上面。真的，假如不睡午覺，絕對不會發生這種現象的。從此，我發誓再也不睡午覺了。我要利用這段時間來讀書。

我懶散的帶着捨不得離開的心情走回家去。「你看，手凍得像紅蘿蔔，還在風口吹，淌清鼻涕，哼，病了又要喝苦水！」母親親緊我的手，用慈愛的語調，說：「冷嗎？烤火爐！」

「不！」我十分不樂意。稍停。我抱着銅腳爐烤火，望着爐蓋上的許多圓眼，想起用「腳爐蓋」嘲笑春齡臉上的麻子，我不覺笑了。

我愛家門口的池塘，它照過我幼小時的影子，也灌溉了我的思想；它鼓勵過我少年時候的鵬鳥夢，也給過我許多旖旎的幻想……

如今，家門口的池塘，在他鄉作客的遊子心上，應該是安然無恙？

——祝福它：池塘。

原野上的牧鈴

淳青



我的祖父是個淡泊的人。他平生好讀書，家裏的藏書也不少；但他不善逢迎，只是安分守己地種田過活。

我們住的地方，離市鎮很遠，雖然不傍山却很近水。那兒有一條小河在村子附近流過。這條河是全村的襟袖，我們的稻田都在河的兩岸。河水是濁黃的，魚蝦却不少。每年旱天，當水位低的時候，父親和幾位鄰居，便把河兩端的水路截住，再將中間的河水搯出，然後用撈網和挑土的畚箕，捕捉那在泥漿裏掙扎的魚蝦，而每次的收穫也不少。

祖父從不會動手去捕魚的。父親捕了魚回家；他也毫不過問。因為他不嗜食魚腥。他唯有興趣，是在門前種種花和養一些可愛的小動物。

有一次，他從伯祖父家裏帶回來幾隻兔子，兩隻是全身白色的，另兩隻是黑黃相間，很胆怯，有點像田裏的大老鼠。

祖父特別在後院裏造了兩個大籠子來安置牠們，並且把田裏種的菜給牠們作食料。

但是，我的祖母却對養兔子感到不滿。其實，她一向認為祖父的行爲是後月的。祖父以在屋前

，經過幾次爭執後，竟把他心愛的小東西，送了給人家。後來我才明白祖父的苦衷，他是爲了不願因此破壞了家庭融洽的氣氛。

兔子送走了，祖父顯得有點懊喪，連院子也很少去。而那兩個空籠子却仍舊放在院子裏，但被母親用作雞寮了。後來，祖父的興趣也漸漸向養羊方面。

養羊，在我們村子裏雖不盛行，也不是完全沒有。我們的村子附近，都是寬廣的原野，尤其是河兩岸一帶，長滿了一種似秧苗般嫩油的野草，正是羊兒很好的食料。

祖母并不反對養羊，父母也不表意見，於是，我的家裏很快地多了幾隻小羊。在院子裏也多了一座羊棚。

小羊是可愛的。瘦瘦的四肢，尖長的臉，身上是赤褐色的，看見人，怯生生地「咩咩」的叫着。

祖父對養羊似乎很有經驗，他對我們講了許多關於養羊的事情。他說：牛羊是要食鹽的，不吃鹽就會生病；牠們也怕被雨水淋，淋了就會發瘋。因此，在下雨前，必須把羊趕回家來。在早上，也得等到露水乾後，才讓羊到郊外食草。

但是，他却不曾親自把羊趕到

羊兒帶到河岸。羊的脖子上套着很長的繩子。

姊姊那時候才不過是十二歲，在平常的日子，常要和父母到田裏去除草。田裏沒有樹蔭，熱烘烘的大陽長日掛在頭頂，而脚也浸在那散發着水氣的泥漿裏，怪辛苦的。

牧羊是一種清閒的工作，只要把羊牽到草地，再將繩子的一端縛在樹上，便可以在蔭處一邊玩耍一邊看守了。我也最喜歡和姊姊一同去牧羊。

我們牧羊的地方，多是在河邊。河邊的樹木很多；玩倦了躺在樹下休息，聽着風聲水聲，很容易入夢。

那時，我們附近牧羊的，還有一個女孩子。她的羊羣有七八隻，不用繩子縛着，但羊兒聽她的話，不會走遠。偶然，有時也有一個男孩子趕着羊從這裏走過，他的羊羣

有十餘隻，他的手裏常常拿着竹笛，吹起來，很好聽。不過，他牧羊的地點，是在河的上流，很少到我們這邊來。

每天，當太陽升起後，我們便趕着羊羣到河邊去。而那女孩子常比我們去得早。她的家是在河對岸很遠的村子，家裏很窮，她是替我們村子的親戚牧羊的。

她很聰明，知道很多故事。她指着天空說：天空是神仙牧羊的地方，他們常在天上趕着羊急急走過。於是，當天空的白雲幻成羊的樣子時，我們都興奮地叫着；但我們却沒有聽見天空中的羊「咩咩」的叫聲。

他所牧的羊比我們的高大許多。羊兒雖然很溫馴，但公羊也時常相鬥。牠們鬥起來時，舉起前腳，像人一樣地站立着，然後用力地把帶角的頭向對方撞去。撞的聲音很

編者的話

八十五期的黃風文和大家見面了。這一期的內容和以前各期稍微不同的是：多添了幾個陌生的作者的名字。而且這些年青的作者都是在校讀書的學生。例如寫「賭徒」的陳建成，是太平華聯的學生；「擺脫」的作者藍影，現就讀于南洋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胡鳴住在峇株巴轄；山芭仔住在怡保；淳青住在吡叻等等。

讀文學作品不應戴有色眼鏡；許多未成名作品，說不定比成名作家寫得還要出色。本期各篇雖不敢「賣瓜說瓜甜」也自詡，但這些作品在結構及意境方面，均有一賣的價值。即使單單從這些年青人的作品上看來，誰再敢狂妄地說星馬是文化的沙漠呢！

响，很怕人。假如是人的頭，只一下就腦漿迸流了。

有一天，這位小姑娘忽然發覺一隻羊走失了，她急得哭了起來。我們替她找尋了許久，才在草叢間把那隻小羊找了回來。找着了羊，她高興地揩乾了眼淚，對我們說：「假如羊走失了，她便會遭受打罵，而且不能再牧羊了。她並且告訴我們：在她初次牧羊時，羊走散了，她害怕得不敢回家。後來她的叔叔拿着燈火來，找了半夜，才把走散的羊找了回來。可是，她却被叔叔用趕羊的木棒重重地打了她一頓；她不敢放聲哭，也不敢把這件事告訴她的父親。」

一天早上，我忽然發覺她的羊只賸下了四隻，我以為又走散了。她却告訴我：那四隻，在昨天下午已經賣了；這些賸下的羊兒，不久就要生小羊了。

又過了幾天，她興奮地告訴我：小羊已經生下了，很可愛，不久便可以帶給我們看。

我們終於看見了小羊。那些小羊，比我家的小羊剛買回時還幼小，常常依在母羊身邊，我很想去抱一抱牠們，但我却怕那母羊。

不過，小羊却引起了她的悲哀。一天，我們發覺她坐在樹下流淚，以為是遭了叔叔的打罵。然而問起她，她却指着小羊說：「小羊兒有媽，我沒有媽。一於是，我們才知道她是沒有媽媽的孩子。

但我却不了解，為什麼沒有媽媽就要哭呢！回到家裏，我問起媽媽。媽媽撫着我的頭，笑着告訴我：「沒有媽媽就沒有看顧；沒有

媽媽，寒冷的夜裏沒有人替你蓋被子；沒有媽媽，被人欺侮了，就沒有地方去申訴。」

呀！沒有媽媽是要受很大的痛苦的。我有媽媽，我該是幸福了。從那天起，我們看見她，她總是很不快活。我想她是想念她的媽媽了。

一天的下午，天氣突然轉變，竟下起大雨來，我們都來不及把羊兒趕回家。姊姊很焦急，因為祖父會告訴我們：羊是不能被雨淋的，現在被雨淋了，祖父必然會責怪我們的。那位牧羊的小姑娘更加害怕，連臉孔都變了色，羊兒在雨中散亂地走着，她急得哭了。

回到家裏，祖父並沒有責怪我們；其實，這種驟然而來的大雨是

無法避免的，不過幸而羊也沒有發瘋。

第二天，我們很遲才趕着羊去河邊，卻不見了她的踪影。等了一天，也不見她來。我們覺得很奇怪，都替她担起心來。

可是，又過了幾天，我們仍然沒有看見她；心裏急得不能再等待了，便把牽羊兒的繩子縛在樹上，偷個空兒，向她叔叔的家裏奔去。到了她家門口，門開着，卻不見人。我和姊姊向裏面張望着，却又不敢走進去。忽然裏面走出了一個婦人，身體臃腫，臉孔又圓又大，使我覺得有點兒像中秋節時父親給我製的西瓜燈。她瞪了我們一眼，我們駭得拔步便走，回到河邊，還是不停地喘氣。

從此，我們再沒有看見她，大概她的叔叔不讓她看羊了。我們感到很寂寞，偶然聽見那男孩子趕着羊，吹着笛走過，心裏便思念起她來。

日子很快地過去，我的羊兒大了，換了小羊；小羊又大了，換來更多小羊。二年的日子，便在河邊寂寞地渡過了。

不幸祖父不久便相繼逝世了，養羊的風氣也隨着祖父的死而沉沒。羊兒賣了，羊棚拆了。在聆聽着河邊最後一次的笛聲中，我們渡河離開了故鄉。

如今，故鄉離我們遠了，遠了。那兒時的夢：祖父母呵！兒子呵！羊兒呵……在記憶裏也開始朦朧了。

為選擇而來

汪洋

一滴，是一個嘆息！
這是秋天
堆積枯葉
荒涼的園林
默禱的野樹
枝條光禿
舒展向高空
似膜拜的手
一滴，是一個嘆息！
這是秋天
這是秋天
這是秋天
這是秋天
文藝女神的淚
一滴，是一個嘆息！

宗漢郭

文藝女神的淚

一滴，是一個嘆息！
這是秋天
這是秋天
這是秋天
這是秋天
文藝女神的淚
一滴，是一個嘆息！

從南極到北極

從距離與距離之間
從有涯與無涯之間
通向大地之端

夜行人

趙淑俠

都睡眠了
那喜歡早起早睡的村莊，原野
那慣愛遲睡的城市，街衢……
月亮也睡眠了

你為啥在黑暗中踟躕地獨行
是風會從林裏傳來消息
還是追蹤着時間的腳跡，片刻不停
還是狂熱的愛看大地的夢境
是為縮短彼此的相思而歸心似箭
還是偏愛個強為理想而私奔
你，摘星的少年！踟躕的獨行
是否在日夜找尋着天路歷程

老談

雪林：這歷久不給你寫信，我知道你又在捫記着我了。前天接駱菲來信，她說你向她打聽我的近况，於是她向我發了一頓牢騷，怪我對朋友太冷漠，惜墨如金。我看完信，心裡難過極了！你知道我是個最愛寫信的人，記得年輕時，我每逢寒暑假，總要和幾位同學通通信，一直到今天，我還保存着這種習慣，來信必覆，這是我一向的作風；不過今年來，我的確很少寫信了，

爲什麼？簡單一句話：爲了忙！

雪林，前幾天我在虎報副刊上看到秀亞一篇散文，描寫她生活的情趣。我佩服她，這麼忙，這麼累，還能繼續不斷地有文章在各報紙雜誌上發表；我更佩服你，雪林，你的眼睛病了快一年了，還在拚命地寫文章，我每次讀到你的文章，心裡又高興，又着急！高興的是你的筆鋒越來越有勁，越來越犀利了！着急的是你用目力多，會影響你的眼疾；醫生叫你絕對休息，而你却拚命地在寫，在擠腦汁，在透支你的精神。

雪林，我了解你，你和我一樣，從來不服老，儘管「天命」之年，精神還像個二三十歲的青年。我們喜歡工作，不願休息——其實也不能休息。也許這是上天的意旨，我們生在這苦難的時代，應該多做事，多受罪的；否則，我們都到了退休之年，實在不應該再爲生活操勞；可是，雪林，不操勞，又如何立足於社會呢？

不說這些洩氣的話了，讓我告訴你一些令你高興的事吧：
叔華上月在板城舉行畫展，我們特地從太平趕去參加揭幕典禮，我真想不到她的字和畫是這麼有名的。過去，我只知道她是個作家，讀過她許多作品，直到去年她在星加坡舉行畫展，寄了幾張印在

明信片上面的畫給我，我立刻去信歡迎她來太平開畫展；不過這是個小小的山城，恐怕沒有多少人欣賞；我又勸她去板城，果然，我的希望實現了，她一連舉行了三天，展出的作品，有一百多幅，當我帮她掛那些琳瑯滿目的畫時，我一面欣賞，口裡不住地問她：

「叔華，你那裡有功夫畫這許多畫？」
「我每天都要抽出一點時間來畫，有時犧牲了睡眠。」

叔華的畫，是十足的文人畫，可以說，完全是寫意的。隨便地輕描淡寫幾筆，便是一幅絕妙的畫！我愛她的山水，每一幅都是那麼意境高超，把我帶回到山清水秀的祖國。蘇東坡批評王維的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我想借來形容叔華是最恰當不過。看完了叔華的畫展，我們又趕去怡保參觀易若左先生的詩書畫展。這位湖南才子，真是名不虛傳，他的詩文是有名的，我讀過不少，畫我還是第一次欣賞。他送我一張字，用滿江紅調，是他登錢塘江旁邊釣六和塔作的，詞曰：

「銀的錢塘，把秋色染成潔白。登高塔，蒼茫四顧，地靈人傑，千里大橋鋼鐵骨，八年聖戰英雄血；看靈胥滾滾驚波濤，雙毗裂。」

「雲與樹，西湖月；蘆與雁，西溪雪，換心頭越境，驚奇叫絕。華章萬年悲楚漢；春秋一部翻吳越；忽簫前鐵馬響丁當，西風烈。」

我愛這首詞的壯烈、豪邁，大有氣吞河嶽之概，他的字也像詞一般充滿了愛國熱情和雄壯有力的氣魄！

這個假期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個星期，我過得很快樂，在太平山上，我和朋友過了三天像神仙一般的日子，下山來，看了兩個畫展，會到了好多位朋友，天天有人請吃飯，你想這日子多麼容易打發。可是好景不常，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回到家來，桌上放着一大堆信，抽屜裡的文章，一大疊沒有改；還有我寫作的計劃，全部成了泡影，我後悔不該出去玩；但又覺得忙了幾個月，應該出去遺散一下緊張的心情；何況我還有很大的收穫呢！
時間不早，我要準備做晚飯了。雪林，你想想我的我，是否已經白髮蕭蕭？告訴你，偶然出現一兩根白頭髮，叫孩子爲我拔掉，我又年輕了！
我在遙遠地爲你祝福！

一九五九，九，廿九



蕉風月刊

第八十五期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九五八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承印者：

馬來亞出版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訂閱：

The
Chao Foon

Monthly

No. 85, November 1959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